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注疏卷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中書臣張塤

謄錄監生臣欽際隆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注疏卷十一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王制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注二五象五行剛柔十日祿所受食爵秩次也上大夫曰卿音義王者如字徐于況反十日人一音反下同正義曰此一經論為王者之制祿爵公侯卿大夫以下及士之法凡王者之制度祿爵為重其

食祿受爵之人有公侯伯子男並南面之君凡五等也其諸侯之下北面之臣有上大夫卿有下大夫有上士有中士有下士凡五等也南面之君五者法五行之剛日北面之臣五者法五行之柔日不以王朝之臣而以諸侯臣者王朝之臣本是事王今王制統天下故不自在其數謂制統天下之君及天下之臣取君臣自相對故不取王臣也此作記者雖記虞氏皇而祭之文大都總記三王制度故言王者之制不云帝皇制也不云天子制者白虎通云王是天子爵號穀梁傳曰王者仁義歸往曰王以其身有仁義衆所歸往謂之王王者制統海内故云王制不云天子制也凡王者不得稱官故記云大德不官而得稱職故詩云袞職有闕考工記云國有六職坐而論道謂之王公是也此並互文以見義既天子不官亦當不主一職若以主天下為職亦得管天下為官矣祿者穀也故鄭注司祿云祿之言穀年穀豐乃後制祿援神契云祿者錄也白虎通云祿者錄也

上以收録接下下以名録謹以事上是也爵者盡也熊氏以爵盡其才而用之故白虎通云爵者盡也所以盡人才是也案下文云位定然後禄之又大司徒云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十有二曰以庸制禄並禄在爵後此禄在爵前者禄是田財之物班布在下最是國之重事須裁節得所王者制度重之故在於先故此經下文先云天子之田乃云諸侯之田次云制農田又云下士視上農夫禄又云君十卿禄並先言禄下始云次國上卿當大國中卿是後云爵也熊氏皇氏以為試功之禄故在爵前案此王者制度必當舉其正禮何得唯明試功之禄下云君十卿禄豈試功乎熊氏皇氏之説於義疑也公者按元命包云公者為言平也公平正直侯者候也候王順逆伯者伯之為言白也明白於德也子者奉恩宣德男者任功立業此五等者謂虞夏及周制殷則三等公侯伯也此公侯伯子男獨以侯為名而稱諸侯者舉中而言又爾雅侯為君故以侯言之伯亦居中不言

諸伯者嫌是東西二伯及九州之伯故也上大夫卿者見下文云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是下大夫之上則有卿故知上大夫即卿也此上大夫卿外惟有下大夫所以下文除卿之外更有上大夫下大夫者謂就下大夫之中更分為上下耳卿者白虎通云卿之言嚮也為人所歸嚮大夫者達人謂扶達於人士者事也皇氏熊氏皆為任職事其大夫之稱亦得兼三公故詩云三事大夫謂三公也上大夫卿亦兼孤也故春秋陽處父為太傅經云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是也孤亦稱公故鄉飲酒禮云公三重是孤也卿亦得稱公故春秋襄三十年傳云鄭伯有之臣稱伯有曰吾公在壑谷士既命同而分為三等者言士職卑德薄義取漸進故細分為三卿與大夫德高位顯各有別命不復細分其諸侯以下及三公至士總而言之皆謂之官官者管也以管領為名若指其所主則謂之職故周禮云設官分職通卿大夫士也知諸侯亦為官者尚書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

惟百下云外有州牧侯伯是州牧侯伯亦為官也若細
而言之諸侯非偏有所主則非官也故學記云大德不
官注云天子諸侯是也諸侯亦稱職故左傳云小有述
職大有巡功述職謂諸侯朝天子是諸侯稱職也其爵
則殷以前大夫以上有爵故士冠禮云古者生無爵死
無謚謂士也周則士亦有爵故鄭注周制以士為爵死
猶不為謚耳是也注正義曰知象陰陽者案元命包云
周爵五等法五精注云五精是其總法五五行分之則法
五剛甲丙戊庚壬其諸侯之
臣法五柔乙丁己辛癸是也

天子之田方千里注象日月之大亦取晷同也此謂縣
內以祿公卿大夫元士音義晷音軌日影公侯田方百里伯
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

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注皆象星辰之大小也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視猶比也元善也善士謂命士也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内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

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為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為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唯天子畿內不增以祿羣臣不主為治民音義朝直遙反卷內皆同畿求衣反狹音洽後文同太平音泰斥昌石反黜陟上丑律反下竹力反主為于偽反下為有亦為有同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畿內之田及畿外五等諸侯及畿內公卿受地多少之法各隨文解之注正義曰

案元命包云日圓望之廣尺以應千里故云象日月之大亦取晷同也者案考靈耀云地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之中夏至之景尺有五寸是半三萬里得萬五千里故鄭注司徒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是千里同一寸也細而言之就千里之內亦漸漸分數不同此云同一寸者大略而言之非但象日月大小又取晷同故云亦云以祿公卿大夫元士者即下文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以下是也案下注云待封王之子弟此唯言公卿大夫元士者舉正者言之耳皆象星辰之大小也者案元命包云王者封國上應列宿之位注云若角亢為鄭房心為宋之比又云其餘小國不中星辰者以為附庸是象星辰大小也非但象星辰其百里者又象雷故援神契云王者之後稱公大國稱侯皆千乘象雷震百里是取法於雷也其七十里者倍減於百里五十里者倍減於七十里故孝經云德不倍者不異其爵功不倍者不異其土故轉相半別優劣云不合

謂不朝會也者謂不得與諸侯集合朝會天子也云小城曰附庸者庸城也謂小國之城不能自通以其國事附於大國故曰附庸此不能五十里故為小國之城若詩崇墉言言及易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是大國之城亦名庸也云元善也善士謂命士也者案易文言云元者善之長也故元為善也案周禮注天子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故云善士謂命士則上中下之士皆稱元士也天子之士所以稱元者異於諸侯之士也周禮公侯伯之士雖一命不得稱元士其夏殷以上諸侯之士皆不命也故下文云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是士不得命也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者以夏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若不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則不得為萬國也故知夏爵三等之制如此此經文不直舉夏時而云殷所因者若經指夏時則下當云萬國不得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故以為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其國則少於夏也云殷有鬼侯梅伯案明

堂位云脯鬼侯又吕氏春秋云昔紂為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之以禮諸侯於廟楚辭云梅伯菹醢是殷有鬼侯梅伯也鄭引此者證殷有侯有伯二王之後稱公則殷亦有公可知也云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者案公羊傳桓十一年九月鄭忽出奔衛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休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為一云辭無所貶皆從子春秋之時伯亦得稱子子亦得稱伯今鄭是伯爵忽若稱子與成君無異則不見在喪之降貶故在喪降而稱名非為貶責稱名故云辭無所貶何休之意合伯子男為一皆從稱子也鄭康成此注之意合伯子男以為一皆稱伯也與何休不同故鄭云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若殷家夷狄之君大者亦稱伯故書序云巢伯來朝注云伯爵也南方遠國云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者則公百里侯七十里伯五十里也云異畿內謂之子者畿外既有公侯伯標異畿內特謂之子爵雖為子

若作三公則受百里之地若作卿則受七十里之地若作大夫則受五十里之地殷家雖因於夏畿內之制與夏不同夏之畿內國皆方五十里故鄭注尚書萬國之數云四百國在畿內是皆五十里殷之畿內據下文有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是與夏不同也張逸問殷爵三等公侯伯尚書有微子箕子何鄭答云微子箕子實是畿內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故云子也云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者案尚書武成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既云列爵惟五故知增以子男也云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者解所以列爵既五則應五等之土上公五百里以下猶因殷之地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為三等以雖伐紂九州之地尚隘狹未得五等之封故也云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者斥大謂開斥廣大於先中國方三千里今方七千是斥大九州之界也武王既

列爵惟五是意欲為五等之封但為界狹今周公為五
等之封是成武王之意云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以下
皆大司徒職文云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者謂
周之諸侯既以有功封建其國所因殷之諸侯既無大
罪不可以絶滅亦如周之諸侯以勲多少黜退之升陟
之殷之諸侯大者百里今日有功則升陟或二百里或
三百里是陟之也云黜者謂於周家有過諸侯黨紂為
惡者皆黜退之不復得為諸侯或黜減至七十五十里
或有罪黜為附庸也云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為百里焉
謂其不以功過黜陟者謂平常諸侯皆益之地使滿百
里焉云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張逸疑而
不解以問於鄭鄭答之云設今有五十里之國於此無
功可進無過可退亦就益其地為百里之國爵尊而國
小者若虞虢之君爵為公地方百里爵卑而國大者侯
四百里伯三百里子男二百里皆大於虞虢鄭通言男
亦二百里者據男有功得附庸者言之耳大於虞虢百

里之意云惟天子畿内不增以禄羣臣不主為治民者解畿外之地公侯伯子男皆增其地今畿内公卿大夫采地不增益之者本以禄賜羣臣不須增益其地以其不主為治民故也外土諸侯本為治民須便民利國故須增益其封周之畿内有百里之國有五十里之國有二十五里之國鄭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故崔氏云畿内有百里之國有五十里之國有二十五里之國元命包云周爵五等法五精春秋三等象三光説者因此以為文家爵五等質家爵三等若然夏家文應五等虞家質應三等案虞書輯五瑞修五禮五玉豈復三等乎又禮緯含文嘉云殷爵三等殷正尚白白者兼正中故三等夏尚黑亦從三等案孝經夏制而云公侯伯子男是不為三等也含文嘉之文又不可用也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

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注農夫皆受田於公田肥墽有五等收入不同也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分或為糞音義分扶問反食音嗣下同徐音自差初佳反徐初宜反下注同墝本又作墽苦交反長丁丈反下文及注皆同糞方運反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注此班祿尊卑之

差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制農田有上中下以祿庶人在官及士大夫并卿及君之祿各隨文解之注正義曰農夫皆受田於公者以經云制農田是王者制度授農以田是農夫受田於公也云肥墽有五等收入不同也者案周禮地有九等故司徒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注云有夫有婦然後為家自二人以至於十人為九等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止以七人六人五人為率者舉中而言如鄭此言上地家七人者謂中地之上家六人者謂中地之中家五人者謂中地之下以此推之下地之上家四人下地之中家三人下地之下家二人則上地之上家十人上地之中家九人上地之下家八人是有九等從十人而以至於二人此經地惟五等自九人而下至五人不同者大司徒所云農夫授田實有九等此據制庶人在官之祿最下者猶五人故從上農夫至五人而巳司徒上地家

十人此云上農夫食九人者謂上中之地亦為上地即上農夫不言上上者欲取九人當下士祿亦與司徒不異也既有九等案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地惟有三等者大司徒言其大綱其實不易一易再易各為三等則九等也案異義左氏說山林之地九夫為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為鳩八鳩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為辨七辨而當一井淳鹵之地九夫為表六表而當一井疆潦之地九夫為數五數而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為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為町三町而當一井隰臯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為井賦法積四十五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定出賦者九井則千里之畿地方百萬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萬井定出賦者六十四萬井長轂萬乘如異義此說則方十里凡百井三十六井為山川坑岸六十四井為平地出稅案鄭注小司徒成方十里緣邊一里治為溝洫則三十六井

其餘方八里為甸六十四井出田稅與異義不同者異義所云通山林藪澤九等而言之鄭注小司徒者據衍沃平地而言之所以不同也異義九等者據大略國中有山林至衍沃之等言之周禮九等者據授民地肥瘠有九等與異義不同也尚書禹貢注云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上中出八夫稅上下出七夫稅中上出六夫稅中中出五夫稅中下出四夫稅下上出三夫稅下中出二夫稅下下出一夫稅所以又有此九等者以禹貢九州有上中下九等出沒不同故以井田計之以一州當一井假令冀州上上出九百萬夫之稅兗州下下出一百萬夫之稅是九州大較相比如此非謂冀州之民皆出上上兗州之民皆出下下與周禮九等又不同也所以上農夫得食九人者以史記云上地畝一鍾鍾六斛四斗百畝百鍾則六百四十斛案食貨志又云上孰其收自四斛則百畝四百斛也案廩人中歲人食三鬴其九人之內老幼相通不皆人食三鬴故食九人也其民之

常稅不過什一又庶民喪祭費用又少且年有豐儉不恒上孰崔氏以為畝皆一鍾人恒食四鬴又為什二而稅又云祭用數之仂者苟欲計算使合其義非也云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者則周禮太宰云府六人史十有二人云之屬謂工人賈人及胥徒也云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官長謂冢宰為天官之長司徒為地官之長自所命或若大府為府藏官之長大司樂為樂官之長是也言所除者謂所命之官除去其舊名籍周禮注云凡府史以下官長所自辟除以其非九命之內故知不命於天子國君也若子男之士雖無命亦當命於國君也以其稱士故也此班祿尊卑之差者經云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則庶人在官者雖食八人以下不得代耕故載師有官田謂庶人在官之田大夫以下位卑祿少故大小國不殊卿與君祿重位尊故祿隨國之大小為節案周禮天子卿大夫士與諸侯之臣執贄同則祿亦同也此自下士至小國之卿倍大夫祿

皆據無采地者言之故鄭答林碩云王畿方千里者凡九百萬夫之地三分去一定受田者三百萬夫出都家之田以其餘地之稅祿無田者下士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三十六人下大夫七十二人中大夫百四十四人卿二百八十八人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注此諸侯使卿大夫頫聘並會之序也其爵位同小國在下爵異固在上耳音義頫吐弔反疏節論諸侯使卿大夫士頫聘班序行列之法各隨文解之注正義曰此一經文既稱大國小國大小並在則非是特來故知使卿

大夫頫聘並會也云其位爵同小國在下者爵同謂同作卿也據經文小國卑於大國故知小國之卿在大國之卿下云爵異固在上耳者謂大國是大夫小國是卿則經云小國之卿位當大國之上大夫是小國之卿爵異於大國之大夫其爵既異固當在大夫之上必知爵異小國在上者以其卿執羔大夫執鴈使卿絺冕大夫玄冕故知小國之卿不得在大國大夫之下也

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注謂其為介若特行而並會也居猶當也此據大國而言大國之士為上次國之士為中小國之士為下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以位相當則次國之上士

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小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下凡非命士亦無出會之事春秋傳謂士為微 音義 三分如字 為介音界

疏正義曰中士者謂次國之士下士者謂小國之士大國之士既分為三分次國小國之士亦分為三分今大國之士既定在朝會若其有中國之士小國之士者其行位之數各居其上國之三分之二謂次國以大國為上而次國上九當大國中九次國中九當大國下九是當其大國之三分之二小國以次國為上小國上九當次國中九小國中九當次國下九亦是居上三分之二也是各居上之三分注正義曰言謂其為介者若聘禮士介四人是也各特行則隱元年及宋人盟於宿是也本國出使是行至他國與諸國並會也云此據大國而言者以經必云中士下士不云上士是文以大國為主以中國下國來當之故知據大國而言云大國之士

為上次國之士為中小國之士為下者解經之中士為中國之士下士為下國之士經雖無上士之文以中士下士類之則上士為大國之士也號上士中士下士之内各分為上九中九下九言大國之士為上不解經之上字者自謂次國以大國為上小國以次國為上耳云凡非命士亦無出會之事者即祭法庶士是也云春秋傳謂士為微者隱元年及宋人盟於宿公羊傳云孰及之内之微者也是謂士為微也

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注建立也立大國三十十三公也立次國六十十六

卿也立小國百二十十二小卿也名山大澤不以封者
與民同財不得障管亦賦稅之而已此大界方三千里
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為縣内餘八各立一州
此殷制也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
方千里者四十有九也其一為畿内餘四十八八州各
有方千里者六設法一州封地方五百里者不過四謂
之大國又封方四百里者不過六又封方三百里者不
過十一謂之次國又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及餘

方百里者謂之小國盈上四等之數并四十六一州二百一十國則餘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凡處地方千里者五方百里者五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也音義閒音閑障之尚反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四海之内九州州别建國多少及附庸閒田之法如鄭所注此經云是殷法也周禮則九服夷鎮蕃三服謂之四海四海之内謂要服以内殷則服數無文則必不與周同案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孫炎云海之言晦晦闇於禮義此言四海之内謂夷狄之内也地方三千里以開方計之三三如九方千里者有九其一為天子縣内下文具之以外八州州則方千里者有一州建百里之國三十是公國也七十里之國六十是侯國也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是伯國也是

一州凡二百一十國必二百一十國者案元命包云陽成於三列於七三七二十一故二百一十國也其餘以為附庸閒田謂置二百一十國外之餘地為附庸閒田也若封人附於大國謂之附庸若未封人謂之閒田每州二百一十國所餘之地者則下文云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是也注正義曰建是樹立之義故建為立也云立大國三十十三公也者鄭以天子縣內三公之國亦百里今畿外大國亦百里是準擬畿內三公之地故云十三公也每十箇國則準一公是三十國準於三公也云立次國六十十六卿也者亦以畿內六卿之地方七十里今畿外次國亦七十里故知準擬六卿言十於六卿六十也通三孤則謂之九卿據有職事者言之故為六卿也云立小國百二十十二小卿也者小卿則天子畿內大夫國方五十里今畿外小國亦五十里是準擬大夫當十於十二小卿也定本云十十二小卿重有十字俗本直云十二小卿俗本誤也云名山大澤不

以封者與民同財者若封諸侯則諸侯為主若不得取其財物故不封諸侯使民共取故山虞職云令萬民時取斬材有期日是也云不得障管亦賦稅之而已者既不封諸侯其諸侯不得障塞管領禁民取物民既取物隨其所取賦稅而已故澤虞云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府是也定本云不得不管亦賦稅而已謂雖不封諸侯諸侯不得不管若如此解則於而已二字為妨恐定本誤也云此殷制也者以夏時萬國則地餘三千里周又中國方七千里今大界三千非夏非周故云殷制也其實夏之末年亦與殷同方三千里故下云天子之縣內鄭注云縣內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又云夏末既衰夷狄內侵土地減國數少是也云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者案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要服服五百里通王畿四面相距為七千里大行人要服已外即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是要服以內為中國也云設法一

州封地方五百里者不過四者言設法謂假設為法非實封也故職方云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注云每事言則者設法也是不實封必知不實封者以每州有四公八州則三十二公周之上公則惟杞宋耳故知非實封也一州有千里之方六則一箇千里之方為方百里者百一箇五百里之國為方百里者二十五四箇二十五用千里之方一是方五百里者不過四也云又封方四百里者不過六者以一箇四百里之國為方百里者一十六六箇一十六為九十六是用百里之方九十六為六箇四百里之國故云方四百里者不過六用千里之方一猶餘百里之方四云又封方三百里者過十一者以一箇三百里之國為方百里者九十一箇九為九十九是用百里之方九十九故云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用千里之方一猶餘百里之方一云又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者以一箇二百里之國為方百里者四二十五箇二百里國用千里之方一故云封

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云盈上四等之數者謂將此百里小國一百六十四添盈公侯伯子四等之數四十六則為一州二百一十國也云則餘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者以其上惟云餘方百里者謂之小國不顯其數多少直言盈上四等之數四等既有四十六若添滿二百一十必須百六十四故云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云凡處地方千里者五方百里者五十九者封公則四是用千里之方一封侯則六又用千里之方一封伯十一又用千里之方一封子二十五又用千里之方一封男百又用千里之方一是處地方千里者五男國更須六十四則應須百里之方六十四但千里之方六封侯之外猶餘百里之方四千里之方封伯十一之外猶餘百里之方一是五箇千里之方內總餘百里之方五得為五箇男國則五箇千里之方更得五十九箇百里之方是滿六十四也云其餘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也者以百里之方百去其五十九故餘四十一也案鄭注大

司徒云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二
三同今一州惟有方百里者四十一得備侯伯子男二
百一十國附庸者鄭注司徒云凡諸侯為牧正帥長及
有德者乃有附庸非國國皆有且此云州別二百一十
國及侯附庸九同皆設法而言非實事也注侯附庸九
同者諸侯有功可進為公為四百里之上加九同得進
為五百里也伯於三百里之上加七同得為四百里進
為侯也子於二百里之上加五同得為三百里進為伯
也男於百里之上加三同得為二百里進為子也言同
者謂積累衆附庸而滿同也非謂一附庸居一同也鄭
注司徒云公無附庸以其尊極故也又鄭云魯以
周公之故得兼四等加二十四附庸方七百里也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
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朌其

餘以祿士以為閒田注縣內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
殷曰畿詩殷頌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周亦曰畿畿內
大國九者三公之田三為有致仕者副之為六也其餘
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為有致
仕者副之為十二又三為三孤之田其餘六亦待封王
之子弟小國六十三大夫之田二十七亦為有致仕者
副之為五十四其餘九亦以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
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論道耳雖有致仕猶可卽而謀

焉盼讀爲班音義盼音班賦也疏正義曰此經明天子縣內國數多少及祿士之法案殷之與周稱畿唐虞稱服無云縣者今此特云縣內故鄭云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案鄭注益稷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四百國在畿內今此畿內惟有九十三國者蓋夏之一代畿內稱縣當夏禹之初有四百國至夏之末土地既減故與禹世不同未知於時縣內國數多少湯承夏末之後制為九十三國記者言縣明其承夏之餘國數是殷湯之制故與四百國不同也名山大澤不以盼者畿外列土諸侯有封建之義故云不以封畿內之臣既不世位有盼賜之義故云不以盼所以不盼者亦為與民共財不障管也雖不障民取其財物亦入之王府即周禮山虞澤虞所掌是也其餘以祿士以為閒田者謂九十三國之餘則下文云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是也以九十三國以封公卿大夫故特云以祿士其實公卿之子父死之

後既不世爵得食父祿故下文云大夫不世爵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是九十三國之外既云視元士則此祿士包之也其不封公卿大夫及祿士之外並爲閒田則周禮云公邑也不云附庸者以縣內無附庸也所以畿外州建二百一十國之外則閒田少畿內立九十三國之外閒田多者以畿外諸侯有大功德始有附庸故閒田少畿內每須盼賜故閒田多依周禮閒田自二百里之外以至五百里其大夫則於三百里爲采地卿則於四百里爲采地公則於五百里爲采地故載師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是也未知殷制如何其周之畿内采邑大小未聞則鄭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是謂畿內大國百里次國五十里小國二十五里又注大司徒云畿內之制未聞是知疑而不定此云祿士謂無地之士給之以地而當其祿不得爲采邑耳其實春

秋之時公卿亦有無地者故春秋經劉子單子是有地者稱爵王子虎卒是無地者不稱爵也注正義曰引詩殷頌者是玄鳥祀高宗之篇證殷稱畿也云周亦曰畿者周禮職方云千里曰王畿是也云為有致仕者副之者以三公在朝既有正田今身既致仕不可仍食三公采邑身又見存不可全無其地故公卿大夫皆有正職之田又有致仕副邑云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者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又周禮有都宗人家宗人祭祀皆致福於王是有封王之子弟也但王之子弟有同母異母有親疏之異親寵者封之與三公同平常者與六卿同疏遠者與大夫同故有三等之差也云三孤之田不副者自上差之三公之外其餘有三卿之外其餘有六大夫之外其餘有九皆以次相三若三孤有致仕之副則卿與公同其餘三非差次也云以其無職佐公論道耳雖有致仕猶可即而謀焉者案周禮三公雖無正職猶列於官參六卿之事故司徒云卿老二卿則公

一人三孤則不列於官故云無職但佐公論道在朝在家其事一等雖退致仕猶可就而謀事不須致仕之後朝上更別立官故知不有致仕之副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注不與不在數中也春秋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則是惟謂中國耳中國而言萬國則是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禹承堯舜而然矣要服之内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夏末既衰夷狄内侵諸侯相并土地減國數少殷湯承

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為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為九其要服之内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耳孝經說曰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内此文改周之法關盛衰之中三千之間以為說也終此說之意五五二十五方千里者二十五其一為畿内餘二十四州各有方千里者三其餘諸侯之地大小則未得而聞

音義與音預注及下注不與同塗音徒要一遥反下要服皆同并必政反又如字減古斬反關盛衰並讀

如疏正義曰此一節總明殷之畿内畿外國數之法前字疏文云凡四海之内明殷之畿外諸侯次經明天子縣内殷之畿内國數此經總明殷之畿内畿外故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在數中故云不與商王大計地方三千里畿外八州每一州二百一十國封爵三等八州一千六百八十國并王畿内九十三國計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則下云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是天子之元士又下云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是諸侯附庸不在千七百七十三之數注正義曰引春秋傳者哀七年左傳文時魯欲伐邾孟孫不欲諸大夫答孟孫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又襄二十五年傳云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杜預云塗山在壽春東北與會稽别也若鄭康成之意塗山則會稽也故注尚書云禹朝羣臣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是以張逸疑而問鄭案左傳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外傳云禹朝羣臣於會稽防風氏後至不與注相應何鄭荅云欲明諸侯守土之祀故兼用外傳內傳語者鄭意以塗山會稽為一以諸侯為守土之祀故云禹朝羣臣羣臣則諸侯也鄭云兼用外傳內傳語者禹朝羣臣於會稽是外傳語執玉帛者萬國是內傳左氏語云言執玉帛則是惟謂中國耳者案覲禮諸侯享王璧以帛是執玉帛也案大行人侯甸男采衛要各以其服貢物下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鄭注貴寶若白狼白鹿夷狄不執玉帛故云執玉帛惟謂中國耳云中國而言萬國則是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鄭言此者以周之大國方五百里而下則不得有萬國故云然也案萬國之數注在臯陶謨堯初制五服更五百里禹所弼每服五百里故始有百里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為九州州立十二人為諸侯師蓋百國一師則州十有二師則每州千二百國也八州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畿內鄭又云百里者

三封國七有奇所以百里三封國七者以百里之方一為公侯之國一又以百里之方一為伯七十里之國一又以百里之方一為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是百里之方三封國七也言有奇者謂百里之方一封七十里之國二有奇者以百里之方一為十里之方百七十里之國一用十里之方四十九七十里之國二用十里之方九十八餘有十里之方二故云有奇以此計之州有千里之方六以千里之方二為公侯之國二百又以千里之方二為伯七十里之國四百有奇又以千里之方二為子男五十里之國八百總為一千四百國以二百國及奇餘為附庸山澤故州有千二百國鄭云四百國在畿內者以大略據子男為言非實法也趙商不達鄭㫖而問鄭云以王制論之畿內之國有百里有七十里有五十里今率以下等計之又有王城閞遂郊郭卿大夫之采地數不在中今就四百似頗不合鄭答之云三代異物王制之法唐虞或不盡然堯舜之德守在四疆鄉遂

有無無以言也公卿大夫有田祿者其四百國非采地為何王城之大郊關之處幾何而子責急也此鄭亦隨問而答非事實也必知非實者以地形不可方平如圖又有山澤不封之地何有同積碁無空缺之處故知略計地為四百國耳云禹承堯舜而然矣者以堯未遭洪水之前帝德寬廣不制以法故中國五千禹因治水之後德化漸大故中國更廣而有萬國云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者王畿內五百里又五百里外侯服去城外五百里是一千里又五百里甸服是一千五百里又五百里男服是二千里又五百里采服是二千五百里又五百里衛服是三千里又五百里為要服是三千五百里要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為七千里是九州之內此云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也案尚書咎繇注禹弼成五服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當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為侯服當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

為綏服當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當衛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為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為七千里是九州之内也故此云要服之内地方七千里咎繇注又云要服之弼當其夷服去王城當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當鎮服其弼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為方萬里也云夏末既衰夷狄内侵諸侯相并土地減國數少者以湯承於夏末中國惟方三千里明所因有漸承夏末之地上云天子縣内是夏末殷初其界相似也必知此王制之文以為殷制者正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與周不同又千七百七十三國與禹萬國數復異又虞夏及周皆曰牧此經稱伯故知大略皆據殷而言也其天子七廟及下雜論虞夏商周四代之制亦兼載焉云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為九其要服之内亦方七千里者言復唐虞舊域謂治水之後舊域也案周禮職方云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

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鎭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蠻服則要服是分其五服為九以要服之内方七千里也云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耳者案洛誥傳云天下諸侯之來進受命於周退見文武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其數與此同是周因殷諸侯之數也案大司徒公五百里侯四百里與此公侯百里不同是廣其土也殷爵三等周爵五等是增其爵耳云孝經說曰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内者此孝經緯文云千八百者舉成數其寔亦千七百七十三諸侯也布列在中國五千里之内云此文改周之法關盛衰之中三七之間以為說也者此文謂此孝經緯文改周之法謂改周公盛時之法盛謂地方七千里衰謂地方三千里故云關盛衰之中三七之間若指文言之盛謂周公制禮太平時也衰謂夏末殷初之

時也盛衰之中謂武王時也若以當代言之衰謂周末幽厲之時與夏末同盛衰之中謂昭王恭王之時與武王同云終此說之意者謂終竟此孝經緯所說之意云其餘諸侯之地大小則未得而聞者謂一州之內千里之方有三而一州建二百一十國但未知國之大小及封建制度故云未聞異義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古春秋左氏傳說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唐虞之地萬里容百里地萬國其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餘為天子閒田許慎謹案易曰萬國咸寧尚書云協和萬邦從左氏說鄭駁之云而諸侯多少異世不同萬國者謂唐虞之制也武王伐紂三分有二千八百諸侯則殷末諸侯千八百也至周公制禮之後準王制千七百七十三國而言周千八百者舉其全數又異義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尚書說五服旁五千里相距萬里許慎謹案以今漢地考之自黑水至東海衡山之陽至於朔方經略萬里從古尚書說鄭

氏無駮與許同案易下繫云一君二民君子之道二君一民小人之道鄭注一君二民謂黄帝堯舜謂地方萬里為方千里者百中國之民居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夷狄之民居千里者五十一是中國夷狄二民共事一君二君一民謂三代之末以地方五千里一君有五千里之土五五二十五更足以一君二十五始滿千里之方五十乃當堯舜一民之地故云二君一民實無此二君一民假之以地廣狹為優劣也

天子百里之内以共官千里之内以為御注謂此地之田税所給也官謂其文書財用也御謂衣食音義共音恭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畿内千里之地田税所共給之事注正義曰經云百里之内者謂去王城百里四面相距則二百里經云千里之内以為御者謂四面相距為千里去王城四面五百里二者相互云此地之田税所

給也者依周禮有口率出泉恐此是口率之泉故云此地之田税所給也知非口率出泉所給者案周禮大府九賦之泉各有所給故其職云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是口率出泉各有所用也知官謂其文書財用也者以其稱官是官府所須故為文書財用御是進御所須故為衣食但官是卑褻故用近物御為尊重故用遠物此為殷法也但未知有口率出泉以否

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注屬連卒州猶聚也伯帥正亦長也凡長皆因賢侯

為之般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音義帥色類反注及下同卒子忽反下及注同牧音木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注老謂上公周禮曰九命作伯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音義陝失冉反一音古洽反召詩照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千里之外設方伯及連帥卒正兼二伯之事各隨文解之注正義曰屬是繫屬連是連接卒是卒伍州是聚居故云屬連卒州猶聚也伯帥正俱是長但異其名云凡長皆因賢侯為之者既長諸侯非賢不可故知賢侯為之言因者因其州內賢侯非州外別取州牧則知以賢

侯為之故下曲禮以侯為牧周制牧下有二伯則侯伯皆得為之故詩旄丘責衛伯也衛是侯爵而為州伯張逸疑而問鄭鄭荅云侯德適任之謂衛侯之德適可任州伯也然則伯之賢者亦可進為牧故周禮宗伯八命作牧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是伯得為牧也鄭必知州牧之下更有二伯者以左傳云五侯九伯服杜皆為五等諸侯九州之伯鄭荅志云若征五等諸侯九州之伯何夾輔之有大公為王官伯分主自陝以東不可分為四侯半故稱五侯四州有八伯畿內有一伯故為九伯也案鄭志注尚書為八伯張逸問云九州而八伯者何鄭荅云畿內之州不置伯有鄉遂之吏主之伯即牧也故周禮大宰云施典于邦國建其牧立其監是畿外邦國有牧畿內不置也畿內既不置牧則應無牧下之伯而云五侯九伯畿內有一伯者但比擬畿外應有而言之其實無也州長既用賢侯為之則卒正連帥屬長節級用伯子男賢者而為之鄭注曲禮云

二王之後不為牧則殷亦當然殷既亦有連屬卒等則周亦然也故詩旄丘責衛伯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是也云虞夏及周皆曰牧者案尚書舜典云覲四岳羣牧又云咨十有二牧是虞稱牧也虞雖稱牧亦稱伯故書傳云惟元祀廵此四岳八伯案左傳宣三年云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是夏稱牧也大宰云建其牧是周稱牧也故云虞夏及周皆曰牧九命作伯大宗伯職文春秋傳曰以下春秋隱五年公羊傳文故傳云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自陜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陜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内是也

千里之内曰甸注服治田出穀稅音義甸大薦反千里之外曰采注九州之内地取其美物以當穀稅音義采蒼改反當丁浪反又如字曰流注謂九州之外也夷狄流移或貢或不禹

貢荒服之外三百里蠻二百里流音義蠻莫還反疏正義曰此一節總論畿內畿外九州治田及采取美物并九州之外或貢或否之事各隨文解之注正義曰定本直云服治田出穀稅無甸字知甸是服治田出穀稅者案禹貢五百里曰甸服下又云百里賦納緫二百里納銍及秸粟米之等是甸爲治田也九州之內地者經文千里之外曰采謂規方千里之外若於王城五百里之外以殷制言之中國方三千里而面別去王城千五百里今五百里以爲畿內千里之外惟千里耳采取美物故言曰采周則王畿之外面別三千里采取美物則大行人侯服其貢祀物甸服其貢嬪物男服其貢器物采服其貢服物衞服其貢材物要服其貢貨物是也二百里流者流謂九州之外或貢或否流移不定殷則面別千五百里之外二千五百里之內謂之爲流周三千五百里之外五千里之內爲流也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注此夏制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官百舉成數也疏正義曰此一經論夏天子設公卿大夫元士之數注正義曰以周禮其官三百六十此官百二十故云夏制以夏制不明更引明堂位夏后氏之官百以證之直云百不云百二十故云舉成數也王制之文鄭皆以爲殷法此獨云夏制者以明堂殷官三百與此百二十數不相當故不得云殷制也記者故雜記而言之或舉夏或舉殷也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

二十七人注命於天子者天子選用之如今詔書除吏是矣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誤脫耳或者欲見畿内之國二卿與音義選宣戀反見賢遍反與音餘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夏家天子命諸侯之國卿大夫及士之數前既云夏官此亦夏禮卿大夫士數五等之國悉同但大國三卿並受命於天子也夏之大國謂公與侯也殷周大國並公也崔氏云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春秋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是三卿也以此推之故知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也下大夫五人者崔氏云三卿命於天子則大夫以下皆其君自命之也三卿則上中下三品而含上下今云下大夫五人者取卿爲言耳

知大夫有上下者案前云次國之下卿位當大國之上大夫是也何以五人者謂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是小宰一是小司徒司空之下亦置二小卿一是小司寇一是小司空也司馬之下惟置一小卿小司馬也故公羊襄十一年作三軍三軍者何三卿也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何休云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若有軍事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足以爲治今襄公乃益司馬故云作三軍踰王制故譏之下卿即大夫也故此云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云上士者對府史之屬也周禮五等國悉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皆與此同但公國長有四命孤一人故典命云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眂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壹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壹命其士不命而鄭注再引王制以成彼義當恐周之人數與王制同也且曾子問是明當時周法而云國家五官則五大夫大夫若五則知

餘亦不異也且冢宰云施典於邦國設其參傳其伍鄭云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者次國者夏則伯殷則侯也周則侯伯也而卿大夫士之命及人之數與大國同但一卿其君自命爲異也下文備也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者小國者殷謂伯夏周同子男也案鄭注言小國亦三卿差次而言應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惟言二卿則似誤也鄭何以得知應三卿案前云小國又有上中下三卿位當大國之下大夫若無三卿何上中下之有乎故知有三卿也案周禮三命受位鄭云謂此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爲王之臣也若三命卿始得列位於王則子男之卿再命不應得一卿命於王者謂子男之卿亦得王命而彼注三命下一卿命於王者謂子男之卿亦得王命而彼注三命下云列國卿三命者此自據侯伯爲言以會彼三命受位者耳注正義曰鄭又爲一說畿内之國唯置二卿並是

其君自命之今記者或欲因子男此又以見畿內之法故捨去子男一卿命於王者而不言也

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注使佐方伯領諸侯音義監古蹔反監於古銜反卷末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遣大夫往監方伯之國州別各置三人之事天子使其大夫者謂使在朝之大夫往監於方伯每一州輒三人三八二十四人崔氏云此謂殷之方伯皆有三人以輔之佐其伯謂監所領之諸侯也周則於牧下置二伯亦或因殷使大夫爲三監故燕禮云設諸公之坐鄭云公孤也大國孤公一人而云諸公者容牧有三監然則天子於州牧之國別置三大夫以輔之其尊卑之差則下文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視諸侯之卿者謂公之孤也故燕禮謂之諸公與公孤同也尚書使管叔蔡叔霍叔爲三監者爲武庚也與此別也

天子之縣内諸侯祿也注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 疏 正義曰此一經論天子縣内食采邑諸侯得祿不得繼世之事此言縣内則夏法也言諸侯祿者得采國為祿而不繼世故云祿也故下云大夫不世爵是也此謂畿内公卿大夫之子父死之後得食父之故國采邑之地不得繼父為公卿大夫也故經直云祿也則子孫恒得食之有罪乃奪之此云諸侯下云大夫不世爵則諸侯總據大夫以上而司裘諸侯則共熊侯豹侯鄭注云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鄭惟據三公及王子弟者以下別云卿大夫則共麋侯故諸侯惟止三公及王子弟而已此父死子祿者不在九十三國之數此雖論夏法殷周亦然畿内諸侯父死視元士若有賢德乃復父位若畿外諸侯父死未賜爵亦視元士除服則得襲父故位故下文云未賜爵視天子元士以君其國注云列國及縣内之國也必知列國未

賜爵亦視元士者以詩云韎韐有奭以作六師是諸侯世子未爵命服士之韎韐之服是也外諸侯嗣也注有功乃封之使之世也冠禮記曰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音義冠古亂反疏正義曰此一經論外諸侯父死子得嗣位之事此畿外諸侯世世象賢傳嗣其國也故下云諸侯世子世國所以畿內諸侯不世爵而畿外得世者以畿內諸侯則公卿大夫輔佐於王非賢不可故不世也畿外諸侯嘗有大功報其勞效又在外少事故得世也異義案公羊穀梁說云卿大夫世則權并一姓妨塞賢路經譏尹氏崔氏是也古春秋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世位父為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地如有賢才則復父故位許慎謹案易爻位三爲三公食舊德謂食父故祿尚書云世選爾勞論語云興滅國繼絕世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云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知周世祿也從左氏義鄭氏

無駭與許同般之大夫亦世禄故祭義云般人貴富而尚齒注云臣能世禄曰富是也其諸侯之大夫則下文云不世爵禄謂般禮也若周制諸侯之大夫有功者亦得世禄故隱公八年無駭卒左傳云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論語云管氏奪伯氏騈邑三百以無功而奪之若有功則不奪也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注卷俗讀也其通則曰衮三公八命矣復加一命則服龍衮與王者之後同多於此則賜非命服也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周禮曰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音義命卷音衮古本反復扶又

反冕音勉疏正義曰此一經論王制三公已下次國小國之君爵命之數制謂王者制度言王者制度三公八命身著鷩冕若加一命則爲上公與王者之後齊同而著衮冕故云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者謂九命卷龍之外依制不合有其服若有加益者則是君之特賜非禮法之常也則雜記謂之褒衣也此則禮緯九賜之衣服也與宗伯再命受服不同此篇之作皆是王者之制而於此特言制者以三公位尊又加一命其事極重記者以其重故特云制也不過九命不過七命不過五命者此謂夏殷之制也亦與周同注正義曰禮記文皆作卷字是記者承俗人之言故云卷俗讀也云其通則曰衮者謂以通理正法言之則曰衮故周禮司服又覲禮皆作衮是禮之正經也故云其通則曰衮云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者以此經雖以殷爲主亦雜記虞夏之事故鄭引虞夏之制言之案有虞氏皇而祭之下注云夏殷未聞此云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者

此云特謂虞舜與禹相接事相關穿故尚書堯舜禹之書謂之虞夏書伏生書傳有虞夏傳以皋陶謨云予欲觀古人之象皋陶謨是虞夏之書故云虞夏之制其實虞也下文有虞夏殷周四代並陳故云夏殷未聞也云周禮曰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者是司服文引之者證三公一命衮然則此經三公一命衮謂周制也故以周制解之若周以前則山在衮上不得云一命衮也衣服之制歷代不同案易繫辭云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玄衣法天黄裳法地故易坤六五黄裳元吉是也衣裳從黄帝以來而有也虞氏以來其裳用纁故下文歷陳虞夏殷周注云其服皆玄上纁下裳用纁者鄭注易下繫辭云土託位南方南方色赤黄而兼赤故爲纁也案禮祭地牲玉用黄以放地色裳既法地而用纁者凡衣服著其身有章采文物以黄色太質故用纁也衣為天色玄禮天牲玉用蒼者以天色晝則蒼夜則玄衣不用蒼亦以其太質故也然祭天

亦有牲用玄者尚書及論語云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是也虞夏之制天子祭服自日月而下十有二章故尚書臯陶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是也日一也月二也星辰三也山四也龍五也華蟲六也此六者皆畫於衣故言作會以法於天其數六者法天之陽氣之六律也宗彝七也藻八也火九也粉米十也黼十一也黻十二也此六者皆繡於裳故云絺繡絺紩也謂紩刺以爲繡文以法地之陰氣六呂也案鄭注司服云至周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龍取其神火取其明然則諸物各有所象故說日月星辰取其明山者安静養物畫山者必兼畫山物故考工記云山以章龍者取其神化龍是水物畫龍必兼畫水故考工記云水以龍華蟲者謂雉也取其文采又性能耿介必知華蟲是雉者以周禮差之而當鷩冕故爲雉也雉是鳥類其頸毛及尾似蛇兼有細毛似獸故考工記云鳥獸蛇此六者以高

遠在上故畫於衣宗彝者謂宗廟彝尊之飾有虎蜼二獸虎有猛蜼能辟害故象之不言虎蜼而謂之宗彝者取其美名案周禮有六彝有雞彝鳥彝斝彝黄彝虎彝蜼彝此直云宗彝知非雞彝鳥斝黄必為虎蜼者案明堂位云夏后氏雞彝殷以斝周以黄目又周禮陳六尊六彝皆遠代者在後故六尊之次犧象著壺大山大是虞氏之尊山是夏后之尊六彝之次亦虎彝蜼彝在後故知虎蜼虞夏已飾於尊但舜時已稱宗彝不得有雞斝之等以周禮差之而當毳冕故知虎蜼有毛之物也虎蜼淺毛細毳故也藻者取其潔清有文火者取其明照烹飪粉米取其潔白生養黼謂斧也取其決斷之義黻謂兩已相背取其善惡分辨大意取象如此而皇氏乃繁文曲說横生義例恐非本旨此是天子之服其諸侯以下未得而聞案皐陶謨云五服五章哉鄭注云五服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如鄭之意九也謂公侯之服自山而下七也是伯之服自華蟲而下五也謂子

男之服自藻而下三也卿大夫之服自粉米而下與孝經注不同者孝經舉其大綱或云孝經非鄭注以上所云虞舜之制而夏殷注云未聞至周則日月星辰畫於旌旗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故注司服云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爲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之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之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之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鄭必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者以司服王自衮冕而下則衮服最尊尚無日月星辰故知日月星辰不在衣服畫於旌旗也知登龍於山者依舊山在龍上若不登龍則衮冕不爲最尊故知登龍於山也知登火於宗彝者若不登火則五章之服自藻而下不得稱爲毳冕若登火於宗彝之上則五章自宗彝

而下與毳冕相當然宗彝之下有藻火兩章知不登藻而必登火者火有光明之盛春秋傳云火龍黼黻禮記殷火周龍章是火貴於藻也故知登火不登藻自九章而下以次相差故知袞之衣五章鷩衣毳衣皆三章希衣一章衣法天故章數奇裳法地章數偶以下其數漸少則裳上之章漸勝於衣事勢須然非有義意皇氏每事曲爲其說恐理非也衣章並畫希冕之衣獨繡者以粉米地物養人服之以祭社稷又地祇並是陰類故衣章亦繡也周之衣服既無日月而郊特牲云袞冕日月之章者謂魯禮也魯以周公之故袞冕亦日月之章其周之天子所用祭服則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鄭司農云大裘羔裘也知羔裘者以祭天至質故知羔裘以天色玄謂黑羔裘其六冕所祀依冕之先後祭神之尊卑以袞冕之服華故祭先王以希冕陰

類故祭社稷五祀以玄冕質素故祭羣小祀日月雖尊以天神從質故亦玄冕故玉藻云天子玄端以朝日鄭注云端當為冕其祭地之服無文案詩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天地相對則祭地亦用大裘故孝經援神契云祭地之禮與祭天同亦據衣服同也又有皮弁以日祀朝韋弁以即戎冠弁以田獵故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注云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詩采芑注云韋弁服朱衣裳則韎韋也其事同鄭志又以韋弁為素裳未知孰是司服又云眂朝則皮弁服鄭注云視朝視內外朝之事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為裳王受諸侯朝覲於廟則袞冕其皮弁又以燕諸公故詩云有頍者弁注云弁皮弁詩人責王不以皮弁燕諸公此則朝服燕也又以食故玉藻云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又郊祭之前服之以聽祭報故郊特牲云皮弁以聽祭報又著以舞大夏故明堂位云皮弁素積以舞大夏雖是魯禮王所同之其賓射燕射時亦皮弁也知者案射人

職賓射在朝故知用朝服也燕禮記云燕朝服於寢明天子燕亦以朝服故知賓射燕射亦皮弁也司服又云凡甸冠弁服注云甸田獵也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為裳王卒食而居則玄端此玄端亦緇衣朱裳故玉藻注云天子諸侯玄端朱裳謂之端者巳外之服其袂三尺三寸其袪尺八寸其玄端則二尺二寸袪尺二寸端正也以幅廣二尺二寸袂廣二尺二寸與之正方故云玄端也喪諸侯則爵弁故檀弓云天子之喪諸侯也爵弁紂衣爵弁者如爵頭色又有素服凶荒則服之故司服云大札大荒大烖素服其衣服首飾大裘之冕其冕無旒故注弁師云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凡冕之制皆玄上纁下故注弁師云皆玄覆朱裏師說以木版為中以三十升玄布衣之於上謂之延也以朱為裏但不知用布繒耳當應以繒為之以其前後旒用絲故也案漢禮器制度廣八寸長尺六寸也又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皇氏

謂此爲諸侯之冕應劭漢官儀廣七寸長八寸皇氏以爲卿大夫之冕服也若如皇氏言豈董巴專記諸侯應劭專記卿大夫蓋冕隨代變異大小不同今依漢禮器制度爲定也今天子五冕之旒皆用五采之絲爲旒垂五采之玉故弁師云掌王之五冕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鄭注云每就間蓋一寸旒别有五采玉十有二衮冕故前後各十二旒用玉二百八十八鷩冕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毳冕七旒用玉一百六十八希冕五旒用玉百二十玄冕三旒用玉七十二皮弁縫中亦五采玉十二故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鄭注云會縫中也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韋弁亦然故弁師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爲之則知天子韋弁與皮弁同也其冠弁亦與皮弁同故注弁師云不言冠弁冠弁兼於韋弁皮弁矣

自此以前皆王者之服祭服則以衣名冕冕象上古先有衣後有冕皮弁以下則以弁名衣餘服既輕舉爲重故

也其諸侯以下則司服云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公之袞冕數與王同其就數則異故鄭注覲禮云上公袞無升龍其旒則九不十二也其三公司服無文案射人三公執璧與子男同則服毳冕也凡此諸侯所著之服皆爲助祭於王若助王祭天地及祭先王大祀之等皆服已上之服若其從王祭祀小祀雖有應著上服皆逐王所著之服不得踰王也自在國祭其先君則皆玄冕故玉藻云諸侯玄端以祭鄭云端當爲冕其二王之後祭受命之王各服已上之服其自祭餘廟與諸侯同有孤之國其孤則希冕卿大夫玄冕士爵弁此皆謂助君祭服也無孤之國卿希冕大夫玄冕以注玉藻云諸侯之臣皆分爲三等其夫卿也則服鞠衣其夫大夫則服禮衣其夫士則服褖衣以此言之卿希冕大夫玄冕士爵弁也此服皆謂助祭君也若其自祭則皆降焉諸侯

士則玄端大夫則朝服故儀特牲士祭玄端少牢上大夫祭朝服公之孤爵弁以自祭故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鄭注云爵弁而祭於已唯孤爾其天子卿大夫則無文諸侯當玄冕以祭其孤卿之等當爵弁也大夫則皮弁知者以諸侯大夫朝服自祭故知天子大夫亦用朝服自祭朝服則皮弁故鄭注玉藻云四命以上齊祭異冠案玉藻云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諸侯既用玄冠而齊則孤卿大夫以下並用玄冠齊也諸侯玄冕而祭天子孤卿及公之孤卿爵弁而祭天子大夫皮弁而祭之皆與齊時玄冠不同故云四命以上齊祭異冠其三命以下玄冠齊玄冠祭是齊祭同冠其諸侯則皮弁以視朔朝服以視朝韋弁以即戎與天子同諸侯田獵亦用韋弁故左傳衛獻公射鴻於囿不釋皮冠而與孫林父言又昭十二年楚子狩於州來皮冠豹舄諸侯又以皮弁受聘享故聘禮公皮弁天子諸侯亦以玄端燕居故玉藻

注云天子諸侯玄端朱裳是也諸侯亦以朝服食夕則深衣故玉藻云朝服以食夕深衣祭牢肉又大祥之祭服朝服故喪服小記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大祥以後則麻衣麻衣則白布深衣也但緣之以布耳又有長衣遭喪權時所服故聘禮云主國之喪主人長衣待賓是也其長衣制與深衣同但緣之以素長衣之袂稍長故玉藻注云長衣中衣繼揜尺深衣則緣而已其中衣制如長衣在上服之自天子以下皆有若祭服中衣用素故詩云素衣朱襮其他服中衣用布故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其天子卿大夫士以皮弁為朝服諸侯卿大夫士以玄冠緇衣素裳為朝服凡在朝君臣上下同服但士服則謂之玄端袂廣二尺二寸故也其大夫以上則皆侈袂袂三尺三寸故也其大夫以上所論玄端者皆其制與士同其大夫士案玉藻云朝玄端夕深衣其大祥朝服及旣祥麻衣並與諸侯同天子祥禫其服無文或亦與諸侯無異其首飾諸侯皆以三采為藻

垂三采之玉公衮冕九旒鷩冕七旒毳冕五旒希冕三旒玄冕蓋無旒旒皆九玉侯伯鷩冕七旒以下與公同旒皆七玉子男毳冕五旒以下與公同旒皆五玉若熊氏之義分以下諸冕其旒並依命數不減其韋弁皮弁冠弁縫中之玉各依命數玉皆三采朱白蒼也孤希冕而下其旒及玉皆二采朱緑各依命數其皮弁韋弁冠弁玉亦二采各依其命數其一命大夫玄冕及士則爵弁皆無旒知諸侯以下首飾藻旒玉數如此者案弁師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故鄭注云繅斿玉璂如其命數也冕則侯伯繅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繅五就用玉五十繅玉皆三采孤繅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繅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藻再就用玉八藻玉皆朱緑韋弁皮弁則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亦三采孤則璂飾四三命之卿璂飾三再命之大夫璂飾二玉亦二采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斿士變冕爲爵弁其韋弁皮弁之會無結飾不言冠弁冠弁

兼於韋弁皮弁是也

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注不著次國之卿者以大國之下互明之此卿命則異大夫皆同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大國小國卿大夫命數多少不同之事注正義曰經直云大國之卿及小國之卿不云次國故云不著次國之卿云以大國之下互明之者以大國之卿不過三命則知次國之卿不過再命大國下卿再命則知次國下卿一命故云互明之云此卿命則異者以大國上卿三命下卿再命次國上卿再命下卿一命小國上下卿並皆一命故云卿命則異云大夫皆同者謂

大國次國小國大夫皆同一命今經云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旣與小國連文知非直據小國下大夫一命者以經云大國下卿再命以次差之明大夫一命自然次國大夫亦一命故云大夫皆同此夏殷制也案周禮云公國之孤四命與餘卿不同則知此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亦謂孤也大國下卿再命者謂除孤以外之卿就再命之中分為中卿下卿也故前文云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是也次國之卿再命亦謂上卿執政者若魯之季孫下卿一命亦分為中下二等故前文云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是也小國之卿雖同一命亦分為三等故前文云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其大國次國小國大夫雖同一命當皆分為上下二等文已具於上今總云下大夫者對卿言之云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以下者皆周禮典命文以經云大國之卿不過三命故引公侯伯之卿三命以對之周禮公之孤四命不與三命相當故不引之

也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注論謂考其德行道藝音義行下孟反

論辨然後使之注辨謂考問得其定也易曰問以辨之

任事然後爵之注爵謂正其秩次音義任而鴆反

位定然後祿之注與之以常食音義與如字疏正義曰此一節論

又音預擇賢材任以爵祿之事各隨文解之任事然後爵之者爵謂正其秩次言

雖考問知其實有德行道藝未明其幹能故試任以事

事又幹了然後正其秩次除授位定然後與之以祿注

正義曰辨謂考問得其定也者謂官其人必先論量德

行道藝今論量考問事已分辨得其定實故云辨

謂考問得其定也引易曰問以辨之是易文言文

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注必共之者所以審慎之也書曰克明德慎罰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亦弗故生也注屏猶放去也已施刑則放之棄之役賦不與亦不授之以田困乏及無賙餼也虞書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也周則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音義畜許六反涂音徒本又作塗屏必政反去羌呂反賙音周餼許既反有宅王肅注尚書如字鄭音知嫁反懲艾也下同劓魚氣

反刖五刮反又音月圄音又髡五忽反

本又作完音同徐戸官反積子智反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爵人及

刑人之事各依文解之此云爵人於朝謂殷法也周則

天子特假祖廟而拜授之故洛誥云烝祭歲文王騂牛

一武王騂牛一時冊命周公故特祭文武若諸侯爵人

因嘗祭之日故祭統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

南南鄉所命北面是也刑人於市與衆棄之者亦謂殷

法謂貴賤皆刑於市周則有爵者刑於甸師氏也是故

公家不畜刑人者既與衆棄之以是之故天子諸侯之

家不畜刑人也大夫不得育養士遇刑人於塗弗與言

也謂逢遇於塗不與之言屏之四方惟其所之者屏猶

放去也謂已施刑暴故放逐棄去使嚮四方量其罪之

輕重合所之適處而居之既是罪人被放不干及以政

教之事謂不以王政賦役驅使非但不使意在亦不欲

使生困乏又無賙餼直放之化外任其自死自生也注

正義曰役賦不與謂役賦之事不干與於刑人解經不

及以政云亦不授之以田困乏又無賙餼也者解經示弗故生也田里所以安其身賙餼所以養其命皆是為生之具今並不與是不故欲使其生也云虞書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也者證經屏之四方此云虞書者舜典文鄭注云宅讀曰咤懲刈之器謂五刑之流皆有器懲刈五咤者是五種之器謂桎一梏二拲三三居謂周之夷服鎮服蕃服云周則墨者使守門以下是周禮掌戮文案掌戮墨者使守門注云黥者無妨於禁禦云劓者使守關注云截鼻亦無妨以貌醜遠之云宮者使守內注云以夫道絕也云刖者使守囿注云斷足驅衛禽獸無急行云髡者使守積注云王之同族不宮之者髡頭而已守積積在隱者宜也引之者欲明周家畜刑人異於夏殷法也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注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然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音義一朝直遥反數色角反又所具反天子五年一巡守注天子以海內爲家時一巡省之五年者虞夏之制也周則十二歲一巡守音義守手又反本或作狩後巡守皆同省色景反疏正義曰此一經論諸侯遣卿大夫聘問及自親朝之事注正義曰知小聘使大夫者案聘禮記云小聘曰問三介大聘使卿爲介有五人其小聘惟三介故知小聘使大夫云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者案昭三年左傳鄭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

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故云晉文霸時所制而晉文霸時亦應有比年大夫之聘但子大叔略而不言此亦據傳文直云大聘與朝不云比年小聘案左傳文三年聘五年朝諸侯相朝之法今此經文云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則文襄之制諸侯朝天子與自相朝同也如鄭此注唯據文襄故鄭云此晉文霸時所制又鄭駮異義云公羊說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以為文襄之制錄王制者記文襄之制耳非虞夏及殷法也熊氏或以此為虞夏法或以為殷法文義雜亂不復相當曲為解說其義非也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者案尚書堯典云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鄭注云巡守之年諸侯朝於方嶽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是也案孝經注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熊氏以為虞夏制法諸侯歲朝分為四部四年又徧總是五年一朝天子乃巡守故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案鄭注尚書曰

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則非五年乃徧又孝經之注多與鄭義乖違儒者疑非鄭注今所不取熊氏之說非也虞夏之制但有歲朝之文其諸侯自相朝聘及天子之事則無文不可知也鄭此注虞夏之制即云周之制不云殷者虞夏及周經有明文故指而言之殷則經籍不見故不言也案春秋文十五年左傳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案鄭志孫皓問云諸侯五年再相朝朝不知所合典禮鄭荅云古者據時而道前代之言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間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朝似如此制禮典不可得而詳如鄭志之言則夏殷天子六年一巡守其間諸侯分為五部每年一部來朝天子朝罷還國其不朝者朝罷朝諸侯至後年不朝者往朝天子而還前年朝者今既不朝又朝罷朝諸侯是再相朝也故鄭云朝罷朝也如鄭之意此為夏殷之禮而鄭又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以夏與虞同與鄭志乖者以羣

后四朝文在堯典堯典是虞夏之書故連言夏其實虞也故鄭志云唐虞之禮五載一廵守今知諸侯歲朝唯指唐虞也其夏殷朝天子及自相朝其禮則然其聘天子及自相聘則無文也云周之制以下周禮大行人文故大行人云侯服歲壹見甸服二歲壹見男服三歲壹見采服四歲壹見衛服五歲壹見要服六歲壹見是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皆當方分為四部分隨四時而來鄭注大行人云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是方别各為四分也近東者朝春近南者宗夏近西者覲秋近北者遇冬故韓侯是北方諸侯而近於西故稱韓侯入覲鄭云秋見天子曰覲又鄭注明堂位云魯在東方朝必以春魯於東方近東故也以此言之則侯服朝者東方以秋南方以冬西方以春北方以夏以其近京師舉此一隅自外可知悉案大宗伯云春見曰朝注云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夏見曰宗注云宗尊也欲其尊王秋見曰覲注云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冬見曰

遇注云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時見曰會注云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即春秋左傳云有事而會也殷見曰同注云殷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四方四時分來歲終則徧每當一時一方總來不四分也此六者諸侯朝王之禮又諸侯有聘問王之禮故宗伯云時聘曰問注云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殷覜曰視注云殷覜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其諸侯自相朝則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注云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鄭知久無事而相聘者案昭九年左傳稱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知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者以襄元年邾子來朝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左傳云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邾是小國故稱朝衛晉是大國故稱聘若

俱是敵國亦得來聘朝故司儀云諸侯相為賓是也若已初即位亦朝聘大國故文公元年公孫敖於齊左傳云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若已是小國則往朝大國故文十一年曹伯來朝左傳云即位而來見也其天子亦有使大夫聘諸侯之禮故大行人云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間年一聘以至十一歲案昭十三年左傳云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賈逵服虔皆以為朝天子之法崔氏以為朝霸主之法鄭康成以為不知何代之禮故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間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許慎謹案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禮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鄭駮之云三年聘五年朝文襄之霸制周禮大行人諸侯各以服數來朝其諸侯歲聘間朝之屬說無所出晉文公强盛諸侯耳非所謂三代異物也是鄭以歲聘間聘朝文無所出不用其義也言晉文公

但强盛諸侯耳何能制禮而云三代異物乎是難許慎之辭也異義朝名公羊說諸侯四時見天子及相聘皆曰朝以朝時行禮卒而相逢於路曰遇古周禮說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許慎案禮有覲經詩曰韓侯入覲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知其朝覲宗遇之禮從周禮說鄭駁之云此皆有似不為古昔案覲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朝通名如鄭此言公羊言其總號周禮指其别名異義天子聘諸侯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周禮說間問以諭諸侯之志許慎謹案禮臣疾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從周禮說鄭無駁與許慎同也云五年者虞夏之制者堯典云五載一廵守此正謂虞也以虞夏同科連言夏耳若夏與殷依鄭志當六年一廵守也云周則十二歳一廵守者大行人云十有二歳王廵守殷國故知周制十二年也案白虎通云所以廵守者何廵者循也守者收也為天子循行守土收民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不得其所者故必親自行之謙敬

重民之至也所以不歲巡守何為太煩過五年為其太疏因天道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以此言之夏殷六歲者取半一歲之律呂也周十二歲者象歲星一周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注岱宗東嶽音義岱音代柴而望祀山川注柴祭天告至也音義柴仕佳反依字作祡覲諸侯注覲見也音義覲見如字舊賢遍反問百年者就見之注就見老人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注陳詩謂采其詩而視之音義大音泰後大學大祖大子大樂正大史皆同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注市典市者賈謂物貴賤厚薄也質則用物貴

淫則侈物貴民之志淫邪則其所好者不正音義賈音嫁注同好呼報反下及注同惡烏路反辟匹亦反徐芳亦反侈昌氏反又式氏反邪似嗟反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注同陰律也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注舉猶宗也音義削息約反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注不順者謂若逆昭穆音義絀丑律反退也昭常遙反凡言昭穆放此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注流放也音義樂音岳草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注討誅也有功德於民者加地

進律注律法也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于祖禰用特注假至也特特牛也祖下及禰皆一牛音義嶽音岳下同假音格禰乃禮反父廟

也疏正義曰此一經論王者巡守四嶽柴望及絀陟之事各依文解之歲二月東巡守者皆以夏之仲月以夏時仲月者律歷當得其中也二月八月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者陰陽終故取四仲月也覲諸侯者覲見也謂見東方諸侯其見之禮案覲禮云諸侯覲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鄭注云王巡守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為此宮以見之是也覲禮又云天子乘龍載大旂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

鄭注引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帥諸侯而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凡會同者不協而盟盟時設方明于壇上乃以載辭告焉如覲禮及鄭注所云既告至之後為宮加方明於壇天子出宮東門外拜日反祀方明祀方明之後乃徹去方明故鄭云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云二者謂覲禮經文朝日東門反祀方明朝事儀云朝日東郊退而朝諸侯故云由此二者言之則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今於覲禮未祀方明之前未有見諸侯之事皇氏以為未祀方明之前已見諸侯非也其祀方明之後見諸侯之時王升立於壇上南面諸公中階之前北面諸侯東階之東西面諸伯西階之西東面諸子門東北面諸男門西北面王降階南面而見之三揖既升壇使諸侯升公拜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見諸侯訖若有不協更加方明於壇上諸侯等

俱北面戎右傳敦血以授歃者司盟主其職故司盟云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於時王立無文不可與諸侯同北面當於阼階上西面此是見諸侯之禮祀方明之時祭天則燔柴也天謂日也與此岱宗柴所用事別覲禮云祭天燔柴謂天子之盟也祭地瘞謂王官之伯盟也祭山丘陵升及祭川沈者是諸侯之盟也此是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故注云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祭天柴謂祭日也祭地瘞者祭月也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則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與今此王制所主岱宗柴者謂祭天告至而覲禮注引王制云王巡守至于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又以柴為盟之所用不同者告至與盟必非一事鄭意證巡守盟時有柴故引岱宗以證之其實別也覲禮云為宮即言加方明經文相連鄭注云王巡守至於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為此宮則亦有方明但文不具耳故巡

守祭天燔柴祭地瘞埋皆是祭方明也故鄭於方明設六玉之下注云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黄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以此言之明天子巡守之祭有方明也而皇氏云諸侯來就王會同有方明王巡守見諸侯無方明皇氏用之為説其義非也問百年者就見之者此謂到方嶽之下見諸侯之後問百年者就見之若未至方嶽於道路之上有百年者則王亦先見之故祭義云天子巡守諸侯待於竟天子先見百年者下云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道經之則見之則知百年者道雖不經所在就見之與此少别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者此謂王巡守見諸侯畢乃命其方諸侯大師是掌樂之官各陳其國風之詩以觀其政令之善惡若政善詩辭亦善政惡則詩辭亦惡觀其詩則知君政善惡故天保詩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是其政和若其政惡則十月之交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是也命市納賈者命典市之官進納物賈之書以觀民之所有

愛好所有嫌惡若民志淫邪則愛好邪辟之物民志所以淫邪由在上教之不正此陳詩納賈所以觀民風俗是欲知君上善惡也命典禮者典禮之官於周則大史也考校四時及十二月之大小時有節氣早晚月有弦望晦朔考之使各當其節又正定甲乙之日陰管之同陽管之律玉帛之禮鍾鼓之樂及制度衣服各有等差當正之使正堯典云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文雖小異大意與此同也山川神祇者山川是外神故云不舉不舉不敬也山川在其國境故削以地宗廟是內神故云不順不順不孝也宗廟可以表明爵等故絀以爵變禮易樂為不從者禮樂雖為大事非是切急所須故以為不從君惟流放制度衣服便是政治之急故以為畔君須誅討此四罪先輕後重言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者孔注尚書云自東嶽南巡守五月至則是從東嶽而去故鄭注尚書云每歸格于祖既言每歸似是嶽別一歸若嶽別一歸而更去便是路遠無由可至尚書既云

巡守四嶽既云五載一巡守鄭云每歸者謂每五年巡守而歸也其南嶽西嶽北嶽者案爾雅釋山云泰山為東嶽郭景純注云泰山為東嶽在奉高縣西北霍山為南嶽郭注山在衡陽湘南縣南郭又云今在廬江潛縣西漢武帝以說衡山遼曠因讖緯皆以霍山為南嶽故移其神於此其土俗人皆呼為南嶽南嶽本自兩山為名非從近也如郭此言則南嶽衡山自有兩名一名衡山一名霍山自魏武帝以來始徙南嶽之神於廬江霍山耳華山為西嶽郭注云在弘農華陰縣西南恒山為北嶽郭注云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注正義曰嶽者何嶽之為言埆也埆功德也必先於此岱山者言萬物皆相代於東方故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宗者尊也岱為五嶽之首故為尊也柴祭天告至者謂燔柴以祭上天而告至其祭天之後乃望祀山川所祭之天則蒼帝靈威仰同陰律也者鄭以先儒以同為齊同此律故辨之云同陰律也故大師云執同律以聽軍聲又典同注

云同陰律也不以陽律名管者因其先言耳所以先言者以同為平聲平為發語之本今古悉然故先言耳謂若逆昭穆者案文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左傳曰夏父弗忌為宗伯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於是躋僖公於閔公之上是逆昭穆也律法也者律法釋詁文法謂法度諸事皆是即大行人上公九命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之等是也假至也釋詁文也云祖下及禰皆一牛者謂從始祖下及於禰廟別皆一牛鄭以經云祖禰用特恐同用一牛必知每廟皆一牛者以尚書堯典云歸格于藝祖用特祖既用特明知各用特也唐虞及夏五廟則用五特也殷用六周用七也又尚書洛誥云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是各用一牛也自此以下皆是巡守之禮雖未太平得為之故詩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時邁是武王詩邁行也時未太平而巡守也故大司馬云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鄭注云師所謂王巡守

若會同不言大者未有敵不尚武又注云大師王出征伐也以此故知未太平得巡守皇氏以為未太平不巡守非也其封禪者必因巡守太平乃始為之故中候準讖哲云桓公欲封禪管仲曰昔聖王功成道洽符出乃封泰山今皆不至鳳凰不臻麒麟逃遁未可以封又禮器云升中於天鳳皇降龜龍假又鉤命決云刑罰藏頌聲作鳳皇至麒麟應封泰山禪梁甫管仲又云封禪者須北里禾鄗上黍江淮之間三脊茅以為藉乃得封禪是太平祥瑞總至乃得封禪也然武王之時未太平而時邁巡守之下注云天子巡行邦國至于方嶽之下而封禪也似武王得封禪者鄭因巡行連言封禪耳不得當時封禪也白虎通云封禪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之始交代之處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基廣厚也天以高為尊故增泰山之高以報天地以厚為德附梁甫之基以報地刻石紀號者著已之功跡或曰封以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

繩封之印璽孝經緯云封於泰山考績燔燎禪於梁甫刻石紀號又管子云昔古封禪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有二焉無懷氏封泰山伏犧神農少皥黄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禹湯周成王皆封泰山惟禹禪會稽成王禪社首爲異自外皆禪云云白虎通云三皇禪於繹繹之山明已成功而去有德者居之繹繹者無窮之意五帝禪於亭亭之山亭亭者制度審諦道德著明也三王禪於梁甫之山梁者信也甫者輔也信輔天地之道而行之所禪之山與管子不同者異人之説未知孰是云云亭亭繹繹梁甫並泰山旁小山名也

禮記注疏卷十一

禮記注疏卷十一考證

王制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疏若虞虢之君爵為公地方百里○臣召南按公侯百里周初定制虞虢公爵自應百里耳張逸問及康成答皆非也春秋時之爵大地小與爵卑地大豈周初定制然哉

制農田百畝注疏按周禮地有九等故司徒上地家七人○臣召南按司徒上脫小字又大司徒所云農夫授田實有九等大字則小字之訛也均土地是小司

徒職文下所引不易一易再易云云則大司徒職文也

州二百一十國注設法一州封地云云疏謂假設為法非實封也○臣召南按賴有此文理尚可解朱子曰恐是儒者筭法其實不然建國必因山川形勢無截然可方之理真通論哉

八州八伯疏鄭答志云○志字衍

又疏不可分為四侯半云云○臣召南按左傳所謂

五侯九伯杜預以五等之侯九州之伯解之是也鄭拘泥太過遂至支離

制三公一命卷注疏故尚書臯陶云○云字上脱謨字又疏其三公司服無文云云○臣召南按周公三公也詩曰我覯之子衮衣繡裳則衮冕矣但周公是九命者其餘八命之三公自合鷩冕以此經文推之可見疏據射人有執璧之文謂當與子男同服毳冕非也天子之卿視侯況三公乎

五年一朝注疏殷則經籍不見故不言也○臣召南按商頌有來享來王歲事來辟之文何不引之

又疏則侯服朝者東方以秋南方以冬西方以春北方以夏○臣召南按此刊本轉寫之誤也當云東方以春南方以夏西方以秋北方以冬斯與鄭注明堂位之意相合

至於南嶽疏自魏武帝以來始徙南嶽之神於廬江霍山耳○臣召南按魏字誤徙衡之祀於霍自漢武帝

始也尚書疏作漢字是

禮記注疏卷十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注疏卷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舉人臣張玫

禮記注疏卷十二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王制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注帝謂五徳之帝所祭於南郊者類宜造皆祭名其禮之音義禰音類造七報反下及注同疏正義曰此一經論天子巡守之禮也將出謂初出時也知此是巡守者以下別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故知此是巡守也類乎上帝者謂祭告天也宜

乎社者此巡行方事誅殺封割應載社主也云宜者令誅伐得宜亦隨其宜而告也社主於地又為陰而誅殺亦陰故於社也故書云弗用命戮于社是也造乎禰者造至也謂至父祖之廟也然此出歷至七廟知者前歸假既云祖禰明出亦告祖禰也今惟云禰者白虎通云獨見禰何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至禰不嫌不至祖也皇氏申之云行必有主無則主命載于齊車書云用命賞于祖是也今出辭別先從卑起最後至祖仍取遷主則行也若前至祖後至禰是留尊者之命為不敬也故曲禮曰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亦其類也若還則先祖後禰如前所言也所以然者先應反主祖廟故也然出告天地及廟還惟告廟不告天地者白虎通云還不復告天者天道無外內故不復告也諸侯將出者謂朝王及自相朝盟會征伐之事也宜乎社者不得告天故從社始也亦載社主也造乎禰者亦告祖及載主也惟言出告則歸亦告也曾子問曰出反必親告于祖禰是

也天子用特牲諸侯畀則否也曾子問注云皆奠幣以告之是也注正義曰帝謂五德之帝者證天子類帝是祭五德帝也鄭注月令祈穀於上帝為大微之帝注此上帝為五德五德似如大皞五人之帝二文不同庾蔚云謂大微五帝應於五行五行各有德故謂五德之帝木神仁金神義火神禮水神知土神信是五德也云所祭於南郊者案五德之帝應祭四郊此獨云祭於南郊者謂王者將行各祭所出之帝於南郊猶周人祭靈威仰於南郊是五帝之中一帝故上總云帝謂五德之帝此據特祭所出之帝故云祭於南郊云類宜造皆祭名者案小宗伯云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為位鄭注云禱祈禮輕類者於其正禮而為之是類為祭名也案爾雅釋天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注云求便宜也是宜為祭名也案大祝六祈一曰類二曰造是造為祭名也但天道懸遠以事類告之社主殺戮故求其便宜廟為親近故以奉至言之

各隨義立名也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注事謂征伐音義與如字朝直遥反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注將謂執以致命柷鼗皆所以節樂音義柷昌六反樂音岳鼗音桃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注得其器乃敢為其事圭瓚鬯爵也鬯秬酒也音義鈇方于反又音斧鉞音越圭字又作珪案說文珪古字圭今字瓚才旦反鬯勑亮反秬音巨黑黍也疏正義

曰此一節論諸侯朝天子天子賜之事各隨文解之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者考禮謂諸侯相與朝王之時考校禮儀正定刑法專一道德以尊崇天子不言樂者禮中兼之禮刑是施用於人故先言之道德是己之所行故後言之諸侯賜弓矢者謂八命作牧者若不作牧則不得賜弓矢故宗伯云八命作牧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此謂征伐當州之內若九命為二伯則得專征一方五侯九伯也若七命以下不得弓矢賜者尚書大傳云以兵屬於得專征伐者此弓矢則尚書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於周禮則當唐弓大弓合七而成規者故司弓矢云唐弓大弓以授使者勞者注云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者賜鈇鉞者謂上公九命得賜鈇鉞然後鄰國臣弒君子弒父者得專討之晉文侯雖受弓矢不受鈇鉞崔氏云以不得鈇鉞不得專殺故執衛侯歸之於京師賜圭瓚者亦謂上公九命者若未賜圭瓚者則用璋瓚故周禮小宗伯注

云天子圭瓚諸侯璋瓚既不得鬯則用薰故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圭瓚之制案玉人職大璋中璋之下云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鄭注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為龍口也二璋之勺形如圭瓚又典瑞注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又明堂位注云以大圭為柄玉人注又云有流前注此是圭瓚之形也鬯者釀秬黍為酒和以鬱金之草謂之鬱鬯不以鬱和直謂之鬯此鬯者謂鬯也此弓矢鈇鉞圭瓚等八命九命而加九賜也晉文侯雖以州牧之禮命之所賜者皆九賜之物但無鈇鉞之賜其前文賜樂者非九賜之樂故伯子男亦得受之魯無弓矢之賜陳恒弒君孔子請討之者春秋之時見鄰國簒逆亦得專征伐若鄰國無罪而輒征之則不可故哀公八年魯伐邾吳子討之是也注正義曰知事非喪故而為征伐者若王室有喪則朝赴不廢故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此朝謂常朝雖四時而來朝朝是總名也若時會之禮有征伐之

事則此常朝別也將謂執以致命者凡與人之物置其所與大者於地執其小者以致命於人將行也謂執以行命云祝鼗皆所以節樂者案漢禮器制度祝狀如漆筩中有椎將作樂先擊之鼗如小鼓長柄旁有耳搖之使自擊祝之節樂節一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諸侯之命鼗所以節一唱之終其事狹故以將伯子男之命

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注學所以學士之宮尚書傳曰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此小學大學殷之制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注尊卑學異名辟明也廱和也所以明和天下頖之言班也所以班政

教也音義辟音壁注同類音半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命諸侯立學及學名之事各依文解之注正義曰所引書傳者伏生多士傳文假令百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五十里二十里置郊郊外仍有三十里七十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三十五里九里置郊郊外仍有二十六里五十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二十五里三里置郊郊外仍有二十二里此皆以四里為差此經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既是殷制故引書傳郊之所在以明之若周制則司馬法云百里郊天子畿內方千里百里為郊則諸侯之郊皆計竟大小故聘禮注云遠郊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也近郊各半之鄭必知近郊半遠郊者案書序云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注云東郊周之近郊也蓋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以天子近郊半遠郊則知諸侯近郊皆半遠郊也以經文承上諸侯之下故直云天子命之教不云命諸侯從可知云此小學大學殷之制者以下文云殷

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則左學小右學大此經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故知殷制也周則大學在國小學在西郊下文具也辟明也者釋詁云辟君也君則尊明廱和也釋訓文云所以明和天下者謂於此學中習學道藝欲使天下之人悉皆明達諧和故云明和天下云頖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者頖是分判之義故為班於此學中施化使人觀之故云所以班政教也案詩注築土廱水之外圓如璧注又云頖之言半以南通水北無也二注不同者此注解其義詩注解其形於此必解其義者以上云天子命之教是政教治理之事故以義解之詩云王在靈沼於牣魚躍又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芹皆論水之形狀故詩注以形言之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

注禡師祭也為兵禱其禮亦亡音義禡馬怕反又音百注同為于偽反下

為盡物同禱丁老反受命於祖注告祖也受成於學注定兵謀也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注釋菜奠幣禮先師也訊馘所生獲斷耳者詩曰執訊獲醜又曰在頖獻馘馘或為國音義訊本又作誶音信注同馘古獲反截耳斷音短下斷殺同疏正義曰此一經論天子出征所祭之事各依文解之受命於祖者謂出時告祖是不敢自專有所禀承故言受命祖禰皆告以祖為尊故特言祖此受命於祖則前文造乎禰也但前文據告行故云造乎禰此據以征伐之事故云受命於祖所以重起其文也然則受命於祖在造乎禰之前但前文類帝宜社禡於所征之地總說出行之時然後卻本初時受命於祖受成於學之事所以文倒也受成於學者謂在學謀論兵事好惡可否其謀成定受此

成定之謀在於學裏故云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者謂出師征伐執此有罪之人還反而歸釋菜奠幣在於學以可言問之訊馘左耳之馘告先聖先師也注正義曰案釋天云是類是禡師祭也故知禡為師祭也謂之禡者案肆師注云貉讀如十百之百為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鄭既云祭造軍法者則是不祭地熊氏以禡為祭地非師祭皆稱類爾雅類既為師祭所以上文云天子將出巡守類乎上帝及舜之攝位亦類于上帝並非師祭皆稱類者但爾雅所釋多為釋詩以皇矣云是類是禡止釋皇矣類禡為師祭不謂餘文類皆為師祭但類者以事類告天若以攝位事類告天亦謂之為類若以巡守事類告天亦謂之為類故異義夏侯歐陽說以類祭天者以事類祭之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許慎謹案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尚書說鄭氏無駁與許同也然今尚書及古尚書二說其文雖異其意同也以事類告

祭則是非常故孔注尚書亦云以攝位事類告天鄭又以類雖非常祭亦比類正禮而為之故小宗伯注云類者依其正禮而為之是也釋菜奠幣者案大胥職云春入學舍菜合舞文王世子亦云釋菜鄭注云釋菜禮輕也則釋菜惟釋蘋蘩而已無牲牢無幣帛文王世子又云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注云禮樂之器成則釁之又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此則徒用幣而無菜亦無牲牢也文王世子又云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是釋奠有牲牢又有幣帛無用菜之文熊氏以此為釋菜奠幣者謂釋奠之禮以獻俘馘故云釋菜奠幣言釋奠之時既有牲牢菜幣兩有今案注云釋菜解經中釋字奠幣解經中奠字又云禮先師不云祭先師則似訊馘告之時但有菜幣而已未必為釋奠有牲牢也於事有疑未知孰是故備存焉然則釋菜奠幣皆告先聖先師此直云先師文不具耳云訊馘所生獲斷耳者以生獲解訊以斷耳解馘案釋言云訊言也

故詩注云執其可言問者釋詁云馘獲也訊是生者馘是死而截耳者云詩曰執訊獲醜者詩小雅出車篇文也云又曰在頖獻馘者魯頌泮水篇文也案周禮宗伯師還獻愷於祖司馬職云愷樂獻于社此記不云祖及社者文不具周禮不云獻愷於學者亦文不具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注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周禮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乾豆謂腊之以為祭祀豆實也庖今之廚也音義乾音干庖步交反蒐所交反獮息淺反腊音昔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注不敬者簡祭祀略賓客天子

不合圍諸侯不掩羣注為盡物也音義合如字徐音閤掩音掩本又作揜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注綏當為緌緌有虞氏之旌旗也下謂弊之音義綏依注音緌耳隹反下注同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注佐車驅逆之車音義獵力輒反驅丘于反又丘遇反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注取物必順時候也梁絶水取魚者罻小網也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音義

獺徐他達反又他瞎反豺仕皆反罻音尉一音鬱零本又作苓音同說文云草曰苓木曰落蟲直隆反下同蟄直立反

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注重傷未成物殀斷殺少長曰夭音義麛本又作麑音迷同卵力管反胎吐來反殀於表反殺也夭烏老反斷丁亂反又音段少長上詩召反下丁丈反

不覆巢注覆敗也音義覆芳服反注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以下田獵之事各隨文解之天子諸侯無事者謂無征伐出行喪凶之事則一歲三時田獵獵在田中又為田除害故稱田也一為乾豆者謂乾之以為豆實豆實非脯而云乾者謂作醢及臡先乾其肉故云乾豆是上殺者也二為賓客者中殺者也三為充君之庖者下殺者也案穀梁桓四年范甯云上殺中心死速乾之以為豆實次殺射髀骼死差遲故為賓客下殺中腸汚泡死最遲故充庖廚又車攻毛傳云自左膘

而射之達於右腢為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於右髃為下殺是亦有三等之殺先宗廟次賔客者尊神敬賔之義天子不合圍者天子四時田獵皆得圍但圍而不合若諸侯惟春田不得圍其夏秋冬皆得圍圍亦不合故下曲禮云國君春田不圍澤諸侯不掩羣者是畿內諸侯為天子大夫故下曲禮云大夫不掩羣此皆是熊氏之說若皇氏以此為夏殷禮下曲禮為周禮義或然也大夫殺則止佐車則天子諸侯殺未止佐車也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以此推之則天子殺然後諸侯殺諸侯殺然後大夫殺故詩傳云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是也此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謂冬獵之時然則大綏小綏者是夏殷之法秋冬皆用綏興於周也獺祭魚者案月令正月獺祭魚孝經緯云獸蟄伏獺祭魚則十月中也是獺一歲再祭魚此下文鳩化為鷹草木零落文相連接則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謂十月時案魯語里革云鳥獸孕水蟲成於是乎

禁罝罦羅網又云獸長麛夭鳥翼鷇卵注云謂季春時然則正月雖獺祭魚虞人不得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者案月令九月豺乃祭獸夏小正十月豺祭獸則是九月末十月之初豺祭獸之後百姓可以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者謂八月時但鳩化有漸故月令季夏云鷹乃學習孟秋云鷹乃祭鳥其鳩化為鷹則八月時也以月令二月時鷹化為鳩則八月鳩化為鷹也故周禮司裘云中秋獻良裘鄭司農注云中秋鳩化為鷹是也設罻羅者案說文云罻捕鳥網也又爾雅云鳥罟謂之羅罻羅總是捕鳥之網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者謂十月時案月令季秋草木黃落其零落芟折則在十月也故毛詩傳云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此謂官民總取材木若依時取者則山虞云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不在零落之時昆蟲未蟄不以火田者謂未十月之時十月則得火田故羅氏云蜡則作羅襦注云今俗放火張羅從十月以後至仲春皆得火田故司馬職

云春火弊是也若陶鑄之火則季春出火季秋内火案司爟云季春出火季秋内火知是陶鑄之火者案春秋昭六年左傳云三月鄭人鑄刑鼎士文伯曰火未出而作火鄭其有災乎刑鼎則陶鑄也不麛不卵者據春時特甚不殀夭之等亦然故國語云獸長麛夭鳥翼鷇卵是春尤甚此注云重傷未成物則四時皆然也國語既云獸長麛夭夭與麛相連故鄭云少長曰夭注正義曰夏不田蓋夏時也者以夏是生養之時夏禹以仁讓得天下又觸其夏名故夏不田鄭之此注取春秋緯運斗樞之文故以為夏不田若何休稍異於此案穀梁傳桓四年公狩于郎傳曰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何休云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義為短鄭玄釋之云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於世若其所欲改具陰書於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而

傳為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如鄭此言三時之田不敢顯露陰書於緯四時之田顯然在春秋之經穀梁為傳之時去孔子既近不見所藏之緯唯覩春秋見經故以為四時田也公羊當六國之時去孔子既遠緯書見行於世公羊既見緯文故以為三時田又鄭釋廢疾云歲三田謂以三事為田即上一曰乾豆之等是深塞何休之言當以注為正云周禮春曰蒐以下周禮大司馬職文彼注云夏田為苗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秋田為獮獮殺也中殺者多也冬田為狩言守取之無所擇也鄭不釋蒐者蒐擇也亦謂擇取不孕者以義可知故不解也然春秋四時田獵皆曰蒐者以春蒐之禮行之故曰田不以禮曰暴天物者若田獵不以其禮殺傷過多是暴害天之所生之物以禮田者則下文天子不合圍以下至不覆巢皆是也以綏當為緌者緌字是糸旁妥是登車之索緌字是糸旁委是旌旗之名經作綏字故云綏當為緌云有虞氏之

旌旗也者案明堂位云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鄭注云有虞氏當言綏旌旗無旒者周謂之大麾於周則春夏田用綏故鄭答趙商云春夏用大麾秋冬用大常云下謂弊之者謂弊仆於地也若初殺時則抗之已殺獵止之時則弊之故詩傳云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此抗綏以表天子諸侯之獲周禮大司馬以旗致民注云以旗者立旗期民於其下也山虞云植虞旗澤虞云植虞旌謂田獵羅致禽旌旗也並與此綏不同也佐車驅逆之車者案大司馬云乃設驅逆之車注云驅驅出禽獸使趨田者也逆逆要不得令走凡四時田獵殺止之時名不同也案大司馬春火弊謂春時田獵殺獲禽獸將畢總放火焚萊而後止春用火者鄭注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大司馬又云夏車弊注云車弊驅獸之車止也謂獵人殺禽既畢布列車乘總驅禽獸而後止息鄭云夏田主用車示所取物希皆殺而車止鄭即引王制云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是

殺禽既畢佐車休止但夏時佐車止百姓未得田獵鄭云百姓田獵者因引王制之成文大司馬又云秋羅弊注云秋田主用罔中殺者多也皆殺而罔止大司馬又云冬徒弊注云冬田主用衆物多衆得取也昆明也者案說文曰昆同也今云明者以字從日故為明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注制國用如今度支經用杪末也音義杪亡小反度支大各反下音之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注小國大國豐凶之年各以歲之收入制其用多少多不過禮少有所殺音義耗呼報反殺色戒反又色別反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注通三十年之

率當有九年之畜出謂所當給為音義量音亮率音律又音類本又作繂之畜勅六反後皆同祭用數之仂注筭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音義仂音勒又音力什音十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注不敢以卑廢尊越猶蹤也紼輴車索音義紼音弗蹤力輒反輴勑倫反索悉各反喪用三年之仂注喪大事用三歲之什一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注暴猶耗也浩猶饒也音義浩胡老反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注常用數之仂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

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注菜色食菜之色民無食菜之飢色天子乃日舉以樂侑食音義日入一反下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冢宰制國用及年之豐耗并喪祭及所蓄積之法各隨文解之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者用謂制國之用凡制國用多少必計地小大又視年之豐耗若地大年豐則制用多若地小年耗則制用少故鄭云多不過禮少有所殺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者言欲制國用之時先以三十年通融之法留九年蓄外計見在之物以制國用假令一年有四萬斛以一萬斛擬三十年通融積聚為九年之蓄以見在三萬斛制國之來歲一年

之用量其今年入之多少以為來年出用之數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者凶旱謂凶荒遭旱也水溢謂水之汎溢凡水旱之歲歷運有常案律歷志云十九歲為一章四章為一部二十部為一統三統為一元則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初入元一百六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三百七十四歲陰九謂水九年以一百六歲并三百七十四歲為四百八十歲注云六乘八之數次四百八十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七百二十歲陰七謂水七年次七百二十歲陽七謂旱七年又注云七百二十者九乘八之數次六百歲陰五謂水五年次六百歲陽五謂旱五年注云六百歲者以八乘八八八六十四又以七乘八七八五十六相乘為一千二百歲於易七八不變氣不通故合而數之各得六百歲次四百八十歲陰三次四百八十歲陽三從入元至陽三除去災歲總有四千五百六十年其災歲兩箇陽九年一箇陰九年一箇陰陽各七年一箇陰陽各五年一箇陰陽各三年災歲

總有五十七年并前四千五百六十年通為四千六百一十七歲此一元之氣終矣如律歴之言此是陰陽水旱之大數也所以正用七八九六相乗者以水數六火數七木數八金數九故以此交互相乗也以七八九六陰陽之數自然故有九年七年五年三年之災須三年六年九年之蓄也然災歳有陽七陰七陽五陰五此記直云三年六年九年之蓄不云七五者此各以其三相因故不言七五也舉六年則七年五年之蓄可知若貯積滿九年之後則腐壞當隨時給用也注正義曰通三十年之率者每年之率入均分為四分一分擬為儲積三分為當年所用二年又留一分三年又留一分是三年總得三分為一年之蓄三十年之率當有十年之蓄此云當有九年之蓄者崔氏云三十年之間大略有閏月十二足為一年故惟有九年之蓄是王肅以為二十七年有九年之蓄而言三十者舉全數兩義皆通未知孰是也云出謂所當給為者給謂給百官賔客及民人

也為謂為造國家器物也云筭今年一歲經用者以下文云喪用三年之仂此直云數之仂故知是一歲之仂也又知仂為什一者以仂是分散之名故考工記云石有時以泐考工記又云以其圍之阞捎其藪彼注阞謂三分之一此云什一者以民稅一歲之十一則國祭所用亦什一也此謂當年經用之內用其什一非是通計擬三年儲積之蓄也故鄭云一歲經用之數不敢以卑廢尊者私喪者是其卑天地社稷是其尊今雖遭私喪既殯以後若有天地社稷之祭即行之故云不敢以卑廢尊也越是踐躐之義故曰越猶躐也但未葬之前屬紼於輴以備火災今既祭天地社稷須越躐此紼而往祭所故云越紼云紼輴車索者以停住之時絙其繩體則謂之紼若在塗人挽而行之則謂之引故鄭注雜記云廟中曰紼在塗曰引天地社稷尊故有越紼之禮六宗及山川之等卑於天地社稷待喪終乃祭故鄭志答田瓊云天地郊社至尊不可廢故越紼祭之六宗山川

之神則否其宮中五祀在喪內則亦祭之故曾子問云君薨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之自啟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既葬而祭之但祭時須人既少衆官不皆使盡去不須越紼故鄭答田瓊云五祀宮中之神喪時朝夕出入所祭不為越紼也天地社稷之祭豫卜時日今忽有喪故既殯越紼行事若遭喪之後當天地郊社常祭之日其啟殯至於反哭則避此郊社祭日而為之案禮卒哭而祔練而禘於廟此等為新死者而為之則非常祭也其常祭法必待三年喪畢也其春秋之時未至三年而為吉祭者皆非禮也若杜預之意以為既祔以後宗廟得四時常祭三年大禘乃同於吉故僖公三十三年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杜注云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當祀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如杜之意與三年不祭違者案釋例云禮記後儒所作不正與春秋同是杜不盡用禮記也暴猶耗也者暴是殘暴物被殘暴則虛耗故云暴

猶耗也浩者是多大之義故堯典云浩浩滔天故云浩浩猶饒也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注尊者舒卑者速春秋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注下通庶人於父母同天子諸侯降期音義期居宜反庶人縣封葬不為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注縣封當為縣窆縣窆者至卑不得引紼下棺雖雨猶葬以其禮儀少封謂

聚土為墳不封之不樹之又為至畢無飾也周禮曰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則士以上乃皆封樹貳之言二也庶人終喪無二事不使從政也喪大記曰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

音義 縣封上音玄下音窆彼念反不為于偽反注又為同紼音弗上時掌反下大夫以上同辟音避

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支子不祭注從死者謂衣衾棺椁從生者謂奠祭之牲器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天子以下殯葬日月不同及衣衾牲器之數各依文解之庶人縣封者庶人之喪賤無碑繂窆謂下棺縣繩下棺故云

縣窆威儀既少日又促遽將葬之時不為雨而止庶人既卑小不須顯異不積土為封不標墓以樹若士以上負國恩重雖在喪中金革無辟庶人既無爵命更無殊禮三年之内許其終喪餘居喪之外不供他事故下云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注正義曰天子諸侯位既尊重送終禮物其數既多身在於喪許其申遂故日月緩也大夫及士禮數既卑送終之物其數簡少又職唯促遽義許奪情故日月促也必至三日者冀其更生三日不生亦不生矣所引春秋傳以下隱元年左氏文同軌者杜預云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謂中國諸侯車同軌轍盡皆來至同盟者杜預云同在方嶽之盟同位者杜預云古者行役不踰時諸侯以下不言畢至者有來有否不必盡來故不云畢案左傳大夫言三月士言踰月此總云大夫士三月而葬者此記者許以降二為差故總云三月左傳細言其别故云大夫三月士踰月其實大夫三月者除死月為三月士三月者數死月為三月正

是踰越一月故言踰月耳案膏肓休以為士禮三月而葬今左氏云踰月於義左氏為短玄箴之曰禮人君之喪殯葬皆數來月來日士殯葬皆數死月死日尊卑相下之差數故大夫士俱三月其實不同士之三月及大夫之踰月也鄭箴膏肓以正禮而言故云人君殯葬數來月來日若春秋之時天子諸侯之葬皆數死月故文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二月葬襄王又成十八年八月公薨十二月葬傳云書順也是皆數死月也故鄭又云人君殯數來日葬數往月據春秋為說其殯日之義已具在上曲禮疏其諸侯奔喪案異義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哭雖有父母之喪越紼而行事葬畢乃還左氏說王喪赴者至諸侯既哭問故遂服斬衰使上卿弔上卿會葬經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為得禮許慎謹案易下邳傳其容說諸侯在千里內皆奔喪千里外不奔喪若同姓千里外猶奔喪親親也容說為近禮鄭駮之云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為天子斬衰三年尊

畢有差案魯夫人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召伯來會葬傳曰禮也襄王崩叔孫得臣如周葬襄王天子於魯既含且賵又會葬為得禮則是魯於天子一大夫會為不得禮可知又左傳云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豈非左氏諸侯奔天子之喪及會葬之明文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得棄其所守奔喪自違其傳同姓雖千里外猶奔喪又與禮乖鄭之所駮從公羊之義又以左氏傳諸侯亦奔喪但說左氏者自違其傳云不奔喪又難許慎云千里外同姓猶奔喪與禮乖也此是鄭氏之意其諸侯自相奔喪禮案公羊說遣大夫弔君會其葬左氏說諸侯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文襄之霸令大夫弔卿共葬事許慎謹案周禮無諸侯會葬義知不相會葬從左氏義鄭氏無駮與許同其諸侯夫人喪公羊說卿弔君自會葬左氏說諸侯夫人喪士弔士會葬文襄霸士弔大夫會葬叔弓如宋葬宋共姬上卿行過

厚非禮許慎謹案公羊說同盟諸侯薨君會葬其夫人薨君又會葬是其不遑國政而常在路公羊左氏說俱不別同姓異姓公羊言當會許以為同姓也左氏云不當會據異姓也鄭駁之云案禮君與夫人尊同故聘禮卿聘君因聘夫人凶時會弔主於相哀愍略於相尊敬故使可降一等士弔大夫會葬禮之正也周禮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無異姓同姓親疏之數云夫人喪士會葬說者致之非傳辭者鄭氏意引周禮無同姓異姓之別者破許慎云同姓則會異姓則不會鄭又云夫人喪士會葬說者致之非傳辭破異義左氏說夫人喪士弔士會葬之文也案左氏昭三年傳云君薨大夫弔夫人士弔無士會葬之文故云說者致之言士會葬實非本傳之辭也則鄭氏以為古者君薨士弔大夫會葬文襄之霸君薨大夫弔卿會葬其夫人之喪則古及文襄之時皆士弔大夫會葬故鄭云士弔大夫會葬禮之正知縣封當為縣窆者若封是封土無

縣繫之理不得與縣相連故知為窆也不直云封當為窆而與縣相連者以經有兩封若不連縣言之恐與下封相涉故連縣言之也云不得引紼下棺者士雖無碑猶有二繂今庶人無紼唯以繩縣棺故云不得引紼下棺云雖雨猶葬以其禮儀少者案異義公羊說雨不克葬謂天子諸侯也卿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穀梁說葬既有日不為雨止左氏說卜葬先遠日辟不懷言不汲汲葬其親不可行事廢禮不行庶人不為雨止許慎謹案論語云死葬之以禮以雨而葬是不行禮穀梁說非也從公羊左氏之說鄭氏無駁與許同案釋廢疾云雖庶人葬為雨止公羊說卿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此等之說則在廟未發之時庶人及卿大夫亦得為雨止若其已發在路及葬則不為雨止其人君在廟及在路及葬皆為雨止云封謂聚土為墳者以對上封為窆故明之云封謂聚土為墳云周禮曰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者是周禮冢人文既云爵等明有爵者乃有丘封周以士

為爵故云則士以上乃皆封樹是庶人不封樹彼注云王公曰丘諸臣曰封又引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又禮記云孔子合葬於防崇四尺鄭云蓋周之士制其樹數則無文案白虎通云天子松諸侯栢大夫栗士槐云貳之言二也者上貳是副二之貳下二是二三之二喪不貳事者謂不為兩事故讀從二三之二也引喪大記以下者證大夫士在喪有二事也從從生者謂奠祭之牲器者盧植解云從生者謂除服之後吉祭之時以子孫官祿祭其父祖故云從生者若喪中之祭虞祔練祥仍從死者之爵故小記云士祔於大夫則易牲又云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是喪中之祭仍從死者之禮而鄭云謂奠祭之牲器云奠則是喪中之祭得從生者之爵與小記雜記違者小記雜記據死者子孫身無官爵生者又無

可祭享故喪中之祭皆用死者之禮若其生者有爵則祭從生者之法喪祭尚爾喪後吉祭可知奠謂葬前祭謂葬後包喪終吉祭也鄭必知祭兼喪祭與盧植別者以此云祭從生者喪從死者相對又中庸云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又云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祭又與葬相對皆祭與喪葬連文是一時之言故祭中兼為喪奠也或云在喪中祭尚從死者爵至吉祭乃用生者禄耳故如盧解鄭言奠者自吉祭之奠及非時祭耳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注此周制七者大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大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大祖禹與二昭二穆

而已音義祧他彫反契息列反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注大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為始封之君廟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注大祖別子始爵者大傳曰別子為祖謂此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士一廟注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庶人祭於寢注寢適寢也音義適丁歷反疏子以下立廟多少不同之事各隨文解之注正義曰此一節明天子立七廟唯謂周也鄭必知然者案禮緯稽命徵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鈎命決云唐堯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

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鄭據此為說故謂七廟周制也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毀以為二祧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為七也若王肅則以為天子七廟者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為二祧并始祖及親廟四為七故聖證論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為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況其君臣乎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穀梁傳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云子羔問尊卑立廟制孔子云禮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云遠廟為祧有二祧焉又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為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又云

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難鄭之義凡有數條大略如此不能具載鄭必為天子七廟唯周制者馬昭難王義云案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大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文云二祧謂文武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九尺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漢書韋玄成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又張融謹案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大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

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孔子之言為本穀梁說及小記為枝葉韋玄成石渠論白虎通為證驗七廟斥言玄說為長是融申鄭之意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則此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王肅云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其義非也又王下祭殤五者非是別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祫猶當祀之而王肅云下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論且家語云先儒以為肅之所作未足可依案周禮惟存后稷之廟不毀案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圉亞圉注云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似高圉亞圉廟亦不毀者此是不合鄭說故馬融說曰周人所報而不立廟大祖始封之君者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為諸侯為後世之大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故諸侯不敢祖天子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有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魯非但得

立文王之廟又立姜嫄之廟及魯公武公之廟并周公及親廟除文王廟外猶八廟也此皆有功德特賜非禮之正此始封君之子得立一廟始封六世之孫始五廟備也若異姓始封如太公之屬初封則得立五廟從諸侯禮也云王者之後不為始封之君廟者以其始封之君非有功德惟因先代之後以封之不得為後世之大祖得立此君所出王者之廟必知然者以經傳無文云微子為宋之始祖故也而左傳云宋祖帝乙是也若二王之後郊天之時則得以遠代之祖配天而祭故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別子為祖者此據諸侯之子始為卿大夫謂之別子者也是嫡夫人之次子或衆妾之子別異於正君繼父言之故云別子引大傳者證此大祖是別子也云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者此事凡有數條一是別子初雖身為大夫中間廢退至其遠世子孫始得爵命者則以為大祖別子不得為大祖也二是別子及子孫不得爵命者後世始得爵命自得

為大祖三是全非諸侯子孫異姓為大夫者及他國之臣初來任為大夫者亦得為大祖故云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此總包上三事如鄭志答趙商此王制所論皆殷制故云雖非別子亦得立大祖之廟若其周制別子始爵其後得立別子為大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為大夫但立父祖曾祖三廟而已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為大祖故鄭答趙商問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注非別子故知祖考無廟商案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注云大祖別子始爵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二者不知所定鄭答云祭法周禮王制之云或以夏殷雜不合周制是鄭以為殷周之別也鄭必知周制別子之後得立別子為大祖者以大傳云別子為祖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故知別子百世不遷為大祖也周既如此明殷不繫姓不綴食大傳又云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五世而昏姻可以通明五

世之後不復繼以别子但始爵者則得為大祖也此大夫三廟者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知者以此及祭法歴陳天子諸侯即云大夫更不别云諸侯之大夫故知與天子大夫同也卿即大夫總號故春秋殺卿經皆總號大夫其三公即與諸侯同若附庸之君亦五廟故莊三年公羊傳云紀季以酅入于齊傳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又附庸得稱朝是與諸侯同上士二廟者案祭法云適士二廟今此云士一廟故知是諸侯之中士下士祭法云官師一廟故云名曰官師者鄭既云諸侯之中士下士一廟則天子之中士下士皆二廟也必知皆二廟者以其總稱元士故昏義云八十一元士是不分别上下也鄭又知諸侯中士與下士同一廟者以祭法云適士二廟言適士則不得兼中下也寢適寢也者此庶人祭寢謂是庶人在官府史之屬及尋常庶人此祭謂薦物以其無廟故惟薦而已薦獻不可褻處故知適寢也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注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以禘為殷祭詩小雅曰礿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音義礿余若反夏曰戶嫁反注夏曰礿夏祭曰下云夏薦同禘大計反烝之承反祠音詞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注五祀謂司命也中霤也門也行也厲也此祭謂大夫有地者其無地祭三耳音義霤力救反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注視視其牲器之數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

地者注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夏殷天子諸侯大夫四時祭宗廟及祭天地山川之事各隨文解之春曰礿者皇氏云礿薄也春物未成其祭品鮮薄也孫炎云礿者新菜可礿夏曰禘者皇氏云禘者次第也夏時物雖未成宜依時次第而祭之秋曰嘗者白虎通云嘗者新穀熟而嘗之冬曰烝者烝者衆也冬之時物成者衆孫炎云烝進也進品物也注正義曰蓋為夏殷祭名者以其祭名與周不同故以為夏殷祭名其夏殷之祭又無文故稱蓋以疑之此云春礿而郊特牲云春禘者鄭彼注云禘當為禴從此為正祭義曰春禘鄭注直云夏殷禮不破禘字者以郊特牲已改禘為禴故於祭義略之從可知也云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者案宗伯云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又知周以禘為殷祭者案公羊傳曰五年而再殷祭又春秋經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是禘為殷祭殷猶大也謂五年一大祭

引詩小雅者是文王之詩天保之篇謂文王受命已改殷之祭名以夏祭之禘改名曰礿而詩先言礿後祠者從便文嘗在烝下以韻句也于公諸盩至不窋也先王謂后稷大王王季也知五祀是司命中霤門行厲者案祭法云王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戸曰竈諸侯五祀無戸竈自外與天子同明大夫五祀與諸侯同明知是司命中霤門行厲也云此祭謂大夫有地者以其祭五祀與諸侯同故知大夫有采地者云其無地祭三耳者以祭法云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也鄭意以此及祭法俱是周禮有地者祭五無地者祭三案下曲禮大夫祭五祀謂戸竈中霤門行以為殷禮此大夫五祀為有地大夫五祀之神又別者以曲禮天子諸侯大夫皆祭五祀更無等差故以月令五祀當之總為殷禮此文天子云祭天地諸侯云祭社稷大夫云祭五祀既別為尊卑之差故以周法解之視視其牲器之數者案夏傳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

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鄭注云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非謂尊卑案周禮上公饔餼九牢飧五牢饗禮九獻豆四十侯伯饔餼七牢飧四牢饗禮七獻豆三十有二子男饔餼五牢飧三牢饗禮五獻豆二十有四又五等諸侯膳皆大牢祭亦大牢簋皆十有二祭四望山川用毳冕鄭注禮器五獻察謂祭四望山川也又侯伯無別三公與子男同今此王制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則三公尊於諸侯夏傳云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是伯與侯別今鄭注此視視其牲器又注夏傳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參驗上下並與周禮不同不可強解合之為一此王制所陳多論夏殷之制夏傳所說又非周代之禮鄭之所注者當據異代法也此經云四瀆視諸侯夏傳視諸侯之下云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則此諸侯謂是侯爵者不得總為五等諸侯云魯人祭泰山者以論語云季氏旅於泰山明魯君祭泰山季氏僭之也又公羊云三望祭

泰山河海是魯祭泰山但泰山是齊魯之界故齊亦祭之是以禮器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禮器又云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是晉人祭河也

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注謂所因之國先王先公有功德宜享世祀今絶無後為之祭主者昔夏后氏郊鯀至杞為夏後而更郊禹晉侯夢黄熊入國而祀夏郊此其禮也音義鯀古本反熊音雄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置都之所及諸侯所封之内皆因古昔先王先公所居之地今其地子孫絶滅而無主後者則天子諸侯祭此先王先公故云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若天子因先公之後亦祭先公若諸侯因先王之後亦祭先王先

王先公皆謂有德宜世祀者注正義曰案祭法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鯀是夏郊鯀云至杞爲夏後而更郊禹者案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是杞郊禹也殷滅夏之時殷則不應郊鯀必應封夏之後但不知名杞以否至周封夏後於杞據禮運成文故云杞更郊禹也不廢殷時夏後已郊禹也云晉侯夢黄熊入國而祀夏郊者案昭七年晉侯有疾夢黄熊入於寢門于時子産聘晉韓宣子問子産其何厲鬼子産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黄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如傳所云夏后之時郊祭鯀以配天至殷周之時鯀雖不配天以其有功列於羣祀故云三代祀之但春秋之時周衰禮廢不能祀鯀晉既爲盟主當代天子祭羣神羣祀傳之意義謂晉當代天子攝羣神之祀不謂因此國在地無主後者今鄭引之以證祭無主後則謂鯀是夏家之先晉居夏之舊地鯀無主後故晉祀之禮之與傳意少異然夏

後有杞而云無主後者以杞不祭鯀故云無主後也其黄熊之言稱入羽淵案爾雅鼈三足能先師或以為黄熊義或然也

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注犆猶一也祫合也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為常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礿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夏祭曰礿以禘為殷祭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音義犆音

特祫 音洽 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注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音義 朝直遥反 諸侯礿犆注互明犆礿文音義 互音戶又戶故反 禘一犆一祫注下天子也祫歲不禘音義 下戶嫁反 嘗祫烝祫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夏殷天子諸侯大祭及時祭之事各隨文解之天子之祭當祫之歲以春物未成不為祫祭惟犆為時祭之礿故云犆礿夏秋冬之時先為祫祭後為時祭故云祫禘祫嘗祫烝礿則不禘者虞夏之制歲朝皆闕一時之祭也此從南方始也南方諸侯春礿祭竟夏來朝故闕夏禘故云礿則不禘也禘則不嘗此西方諸侯秋來朝也行夏祭竟而秋來朝故不嘗也嘗則不烝此北方諸侯冬來朝者也行秋祭竟而冬來朝故廢烝也烝則不礿此東方諸侯春來朝者

也行冬祭竟而春來朝故廢礿也然各廢一時耳餘三時皆祭也今不從東方始而從南方始者欲舉春礿得祭者為始故也諸侯礿犆者諸侯降於天子故礿在犆上也此見先時祭故礿在犆上禘一犆一祫者言諸侯當在夏祭一禘之時不為禘祭惟犆一祫而已闕時祭也不云一禘而云禘一者禘在一前與礿在犆前其義同皆見先時祭也嘗祫烝祫者謂諸侯先作時祭烝嘗然後為大祭之祫故云嘗祫烝祫鄭既云諸侯祫歲不禘是諸侯當祫之歲法不重禘而皇氏云諸侯夏時若祫則不禘若禘則不祫故違鄭注其義非也注正義曰案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案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八月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未得喪畢是喪畢當祫諸侯既爾明天子亦然故云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云後因以為常者案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故知每三年為一祫祭是後因以為常云天

子先祫而後時祭者以經云祫禘祫嘗祫烝天子位尊故先為大禮也云諸侯先時祭而後祫者以下文云諸侯嘗祫烝祫諸侯位卑取其漸備故先小禮後大禮此等皆殷已前之制但不知幾年一祫禮緯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鄭云百王通義則虞夏及殷皆與周同祫亦三年為一也皇氏取先儒之義以為虞夏祫祭每年皆為又云三時祫者謂夏秋冬或一時得祫則為之不三時俱祫然案鄭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鄭又注此云春一礿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又禘祫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祫為大祭祫於秋於夏於冬周公制禮祭不欲數如鄭此言則夏殷三時俱殷祭皇氏之說也云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者僖公以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大廟於禮少四月文公應合二年十二月而祫大祖廟也是新君即位之二年而云三年喪畢者通死君之年為三年云明年春禘於羣廟者以僖公八年禘于大廟宣公八年辛巳有

事于大廟有事禘也為仲遂卒略言有事僖也宣也皆八年禘既五年一禘則後禘去前禘五年也前禘當三年今二年而祫故云明年春禘於羣廟案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昭十五年禘於武宫昭二十五年將禘於襄公禘皆各就廟為之故云羣廟云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者公羊傳文云自爾者謂自三年禘羣廟之後每五年之内再為殷祭故鄭禘祫志云閔公之喪僖三年禘僖六年祫僖八年禘凡三年喪畢新君二年為祫新君三年為禘皆祫在禘前閔公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則祫當在吉禘之先故禘祫志云四月祫五月禘不譏祫者慶父作亂國家多難故莊公既葬經不入庫門閔公早厭其亂故四月祫不譏五月即禘比月而為大祭又於禮少四月故書譏其速也鄭禘祫志云魯莊三十二年八月公薨閔二年五月吉禘時慶父殺子般之後公懼於難不得時葬葬則去首經於門外乃入務自尊成以厭其禍若已練然免喪又速二年四月夏則祫

既祫又即以五月禘於其廟比月大祭故譏其速也閔公之服凡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又不禫云吉禘譏其無恩也閔公以二年八月薨僖二年除喪始祫太廟明年禘於羣廟自此而後五年再殷祭六年祫故八年禘僖公以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七月間有閏積二十一月明月即祫經云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於文公之服亦少四月以其逆祀故特譏之文公十八年二月薨宣二年除喪而祫三年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亦五年再殷祭與僖同六年祫故八年禘昭十一年五月夫人齊歸薨十三年平丘之會歸不及祫冬公如晉昭十四年春歸乃祫故十五年春乃禘經云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至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昭二十五年禘于襄公也此是鄭論魯之禘祫鄭又云明堂位曰魯王禮也以此相推況可知是鄭以天子之禮與魯國也案穀梁傳以年數者不數閏而鄭數莊公及僖公之喪皆云通閏二十一月者鄭欲盛言日月闕少

假令通閏止有二十一月耳鄭於禘祫志除莊公之喪少四月而答趙商云於禮少六月者通禫月言之也哀姜之喪喪僖三年乃除僖二年得除閔公喪而祫者以是喪祭雖在前喪之內亦得為後喪之祭故雜記云三年之喪則既穎其練祥皆行是也此云三年喪畢祫於大祖廟明年春禘於羣廟案玄鳥箋云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大祖更有禘於其廟之文不同者謂練時遷主遞廟新死者當禘祭於其廟以安之故鬯人云廟用修注云謂始禘時左氏說禘謂既期之後然則禘於其廟在於練時而玄鳥箋云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者鄭將練禘總就喪畢祫於大祖而言之其實禘廟在練時也熊氏一說謂三年除喪特禘新死者於廟未知然否其禘祫大小鄭以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故為大事若王肅張融孔晁皆以禘為大祫為小故王肅論引賈逵說吉禘於莊公禘者遞也審諦昭穆遷主遞位

孫居王父之處又引禘於大廟逸禮其昭尸穆尸其祝辭總稱孝子孝孫則是父子並列逸禮又云皆升合於其祖所以劉歆賈逵鄭衆馬融等皆以為然鄭不從者以公羊傳為正逸禮不可用也又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與祫祭祝取羣廟之主明禘祭不取羣廟之主可知爾雅云禘大祭也謂比四時為大也故孫炎等注爾雅云皆以禘為五年一大祭若左氏說及杜元凱皆以禘為三年一大祭在太祖之廟傳無祫文然則祫即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鄭康成祫禘及四時祭所以異者此祫謂祭於始祖之廟毀廟之主及未毀廟之主皆在始祖廟中始祖之主於西方東面始祖之子為昭北方南面始祖之孫為穆南方北面自此以下皆然從西為上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乃與祫相似其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東面穆主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

武王東面其昭主皆南面無穆主又祭親廟四其四時之祭惟后稷文武及親四廟也云虞夏之制者雜明諸代不專殷又此春礿而注云夏殷則知夏殷春祭俱名礿也

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注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士薦牲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詩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音義大牢如字又音泰少詩照反日入一反　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注庶人無常牲取與新物相

宜而已音義稻音盜卵力管反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
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注握謂長不出膚音義繭字又作蠒公典反
握厄角反長丁丈反膚方乎反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
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注故謂祭饗疏正義曰此
一節論天子諸侯祭用牲牢及庶人所薦之物各隨文
解之注正義曰知有田既祭又薦新者以月令天子祭
廟又有薦新故月令四月以彘嘗麥先薦寢廟又士喪
禮有薦新如朔奠謂有地之士大斂小斂以特牲而云
薦新故知既祭又薦新也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者晏
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故禮記明堂注
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周六月是夏四月
也又雜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譏其用七月明當

用六月是也魯以孟月為祭魯王禮也則天子亦然大夫士無文從可知也其周禮四仲祭者因田獵而獻禽非正祭也服虔注桓公五年傳云魯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非鄭云也此薦以仲月謂大夫士也既以首時祭故薦用仲月若天子諸侯禮尊物熟則薦之不限孟仲季故月令孟夏薦麥孟秋薦黍季秋薦稻是也大夫既薦以仲月而服虔注昭元年傳祭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不同者非鄭義也南師解云祭以首時者謂大夫士也若得祭天者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其禘祭祫祭時祭亦用孟月其餘諸侯不得祭天者大祭及時祭皆用孟月既無明據未知孰是義得兩通故並存焉案春秋桓八年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書者左氏見其瀆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嘗書以御廪災左氏公羊以為不應嘗僖八年七月禘鄭以為公會王人于洮故歸七月乃禘昭十五年二月禘于武宫者鄭禘祫志以十一年齊歸薨十五年喪終之禘不擇月定公八

年冬十月順祀先公以陽虎作亂求福先公特為此祭故不用常月此等皆不用孟月者以春秋亂世不能如禮故參差不一難以禮論也云士薦牲用特豚者案儀禮特牲是有地之士用特牲今無地之士薦宜貶降不用成牲故用特豚云大夫以上用羔者以諸侯大夫有地祭者用少牢其無地薦者則用羔也言以上則包天子皆用羔也雖用羔天子諸侯亦用餘牲不皆用羔故月令以彘嘗麥以犬嘗麻云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者所謂是禮器文士薦而云百官者舉大夫以下而言士之屬吏以衆言之亦曰百官故任厥問云天官司裘注云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此云百官皆足則有臣矣氾閤答曰此上下無説之耳士雖無臣猶有屬官佐祭特牲饋食云公有司私臣皆𣪊脅百官皆足抑謂此也引詩曰者是豳風七月之篇也云四之日謂周之四月夏之二月其朔旦之時獻羔祭用韭薦於廟引之者證薦用羔之義言相宜者謂四時之間有此牲穀兩

物俱有故云相宜非謂氣味相宜其相宜者若牛宜稌羊宜黍之屬是也握謂長不出膚者公羊傳曰膚寸而合鄭注投壺禮云四指曰扶扶則膚也故謂祭饗者案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謂大牢也是周公制禮天子日食大牢則諸侯日食少牢大夫日食特牲士日食特豚至後世衰亂玉藻云天子食日少牢朔月大牢諸侯食日特牲朔月少牢則知大夫食日特豚朔月特牲士日食無文朔月特豚故内則曰見子具視朔食注云天子大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是常食有限不得踰越故知謂祭也謂諸侯祭以大牢得殺牛諸侯之大夫祭以少牢得殺羊天子大夫祭亦得殺牛其諸侯及大夫饗食賓得用牛也故大行人掌客諸侯待賓皆用牛也公食大夫禮大夫食賓禮亦用牛也故云謂祭饗也

庶羞不踰牲注祭以羊則不以牛肉為羞燕衣不踰祭

服寢不踰廟音義燕伊見反疏注正義曰案有司徹是少牢之祭云宰夫羞房中之羞注馳食糝食內則云糝取牛羊豕之肉得用牛者祭旣用少牢則糝亦不用牛肉以羊肉為羞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注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音義藉在亦反稅式銳反借子亦反

市廛而不稅注廛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音義廛直連反邸丁禮反

關譏而不征注譏譏異服識異言征亦稅也周禮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譏也

音義畿居宜反征本又作正音同注下皆同札則八反又音截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注麓山足也音義麓音鹿夫圭田無征注夫猶治也征稅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此則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音義圭音珪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古者公田不稅及關市圭田無征若非周法故云古者其藉而不稅正謂殷時市廛而不征之事各隨文解之自古者以下至夫圭田無征若非周法故云古者其藉而不稅正謂殷時市廛而不稅以下或兼虞夏殷以言之公田藉而不稅者謂民田之外別作公田一井之中凡有九夫中央一夫以為公田藉之言借也惟借八家之力以治此公田美惡取於此而不稅民之私田市廛而不稅者廛謂公家邸舍使商人停物於中直稅其所舍之處價不稅其在市

所賣之物市內空地曰廛城內空地曰肆關譏而不征者征稅也關境上門也譏謂呵察公家但呵察非違不征稅行人之物此夏殷法周則有關門之征但不知稅之輕重若凶年則無稅也猶須譏禁禁謂防遏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者以時入者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謂民庶須有采取隨時而入官不限禁之夫圭田無征者夫猶治也畿內無公田故有圭田卿大夫士皆以治此圭田公家不稅其物故云無征必云圭者圭潔白也言卿大夫德行潔白乃與之田此殷禮也殷政寬緩厚重賢人故不稅之周則無通士稅之故注云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注正義曰藉之言借也者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者案宣十五年初稅畝傳云非禮謂稅民所自治為非禮明依禮惟取公田之物故云美惡取於此引孟子者證三代稅法不取同案孟子滕文公問為國於孟子孟子對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劉

氏及皇氏皆云夏時民多家得五十畝而貢五畝殷時民稍稀家得七十畝而助七畝周時其民至稀家得百畝而徹十畝故云其實皆什一而云夏時人衆殷世人稀又十口之家雖得五十畝之地皆不近人情未知可否熊氏一說以為夏政寛簡一夫之地惟税五十畝殷政稍急一夫之地税七十畝周政極煩一夫之地税皆通税所税之中皆十而税一故云其實皆什一此則井田雖不得什一理稍可通既古意難知故彼此俱載又鄭注匠人云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税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夏則有貢無助殷則有助無貢鄭注匠人又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内用夏之貢法税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惟公田不税夫此三代所以别也云古者謂殷時者以春秋宣十五年云穀出不過藉藉謂借民力也此經亦云藉皆謂借民力也助官治田與殷七十而助相當故云古謂殷時鄭知周之畿内用

夏貢法者案載師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鄭注云廛里邑里居矣廛民居之區域也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仕田自卿以下所受圭田也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賞田者賞賜之田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載師又云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又司馬云井十為通通為四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計一成百井井有九家百井即九百家而云一成三百家者以此田上中下除宮室塗巷三分之一自餘通率一家受二夫故一成為三百家是一井九家為定無公田也故鄭云以載

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不稅夫者謂鄉遂及公邑若采地即為井田稅夫與畿外同知畿外用助法者案詩小雅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春秋宣十五年云初稅畝傳云穀出不過藉論語云盍徹乎孟子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是皆論公田之事故鄭云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然郊外諸侯雖立公田其實諸侯郊內亦用貢法故孟子云野九夫之田而稅一即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故鄭云邦國亦異外內耳但郊內地少郊外地多從多言之故云畿外制公田不稅夫也凡賦法無過十一故孟子云輕于十一大貉小貉重於十一大桀小桀十一而稅堯舜之道但周之畿內有參差不同而言之皆十一若畿外先儒約孟子樂緯皆九夫為井八家共治公田八十畝已外二十畝以為八家井竈廬舍是百畝之外別助是十外稅一郊外既十外稅一郊內亦十外稅一假令治一夫之稅

田得百一十頃粟而貢十頃是亦十外稅一也劉氏以為匠人注引孟子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為正則謂野九夫之田而稅一國中十一夫之田而稅一是二十夫之田中而稅二計地言之是十中稅一若計夫賦稅猶十外稅一與先儒同也但不知諸侯郊內十夫受十一夫之地若為周制耳或畿外地寬也一夫受百一十畝之地與畿內異也引周禮者證凶荒之時雖無征稅猶須譏禁禁謂防遏為重其殷則雖無凶荒縱不賦稅猶須譏禁與周凶荒時同則門關有稅但不知稅之輕重麓山足也者案僖十四年沙鹿崩穀梁傳云林屬於山為鹿鹿山足也案鄭注大司徒云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林麓山澤之異也征稅也者載師云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又云凡任地國宅無征是正謂稅也引孟子書者證卿以下有圭田謂之圭者圭潔也言德行潔白也而與之田殷所不稅者殷政寬厚重賢人周則稅之故鄭云此即周禮

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税什一者載師文也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注治宮室城郭道渠疏正義曰此一經前明以殷法此則無通周禮三日謂使民治城郭道渠年歲雖豐不得過三日自下皆然案周禮均人云豐年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無年旬用一日年歲不同雖豐不得過三日

田里不粥墓地不請注皆受於公民不得私也粥賣也請求也疏正義曰田地里邑既受之於公民不得粥賣冢墓之地公家所給族葬有常不得輒請求餘處

司空執度度地注司空冬官卿掌邦事者度丈尺也音

義度上如字下大洛反量也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注觀寒煖燥溼沮謂萊沛音義沮將慮反沮沮如也煖乃管反又況袁反下文同萊音來何胤云草所生曰萊庾云草也沛蒲具反何胤云水所生曰沛何休注公羊傳云草棘曰沛量地遠近注制邑井之處音義處昌慮反興事任力注事謂築邑廬宿市也音義任而鴆反築音竹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注寬其力饒其食音義食壯音嗣又如字下側狀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司空居民并任以事食之事言司空執度度地者謂司空執丈尺之度以量度於地居處於民觀山川高下之宜沮澤浸潤之處又當以時候此四時知其寒煖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者凡國家為役之法老少功程不同老則功

少壯則功多今使民之時雖役壯者限以老者之功程故曰任老者之事凡廩餼牲體壯者食多老者食少雖老者給以壯者之料故食壯者之食壯者從老者之功故注云寬其力老給壯糧故云饒其食注正義曰言觀寒煖鮮四時燥溼鮮山川沮澤燥謂山也溼謂川與沮澤謂萊沛者何胥云沮澤下溼地也草所生為萊水所生為沛言沮地是有水草之處也制邑井之處者寀小司徒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為邑之處謂平原之地衍沃之所堪造邑井即左傳所謂井衍沃也若山林藪澤則不堪邑井也事謂築邑廬宿市也者上云用民之力惟三日而已故注云治宮室城郭道渠此言興事言興則用力難重故云事謂築邑築邑則築城也又築廬之與宿及市寀遺人云凡國家之道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是也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溼注使其材藝堪地氣也

音義燥素老反廣谷大川異制注謂其形象民生其間者異俗注謂其所好惡音義好惡上呼報反下烏路反剛柔輕重遲速異齊注謂其性情緩急音義齊才細反緩戶管反五味異和注謂香臭與鹹苦音義和胡臥反下同臭尺救反器械異制注謂作務之用音義械戶戒反何休注公羊云攻守之器曰械鄭注大傳云禮樂之器及兵甲也郭璞三蒼解詁云械器之總名衣服異宜注謂旃裘與絺綌音義旃裘上之然反下音求絺初宜反綌去逆反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注教謂禮義政謂形禁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注地氣使之然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注雕文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交趾足相鄉然浴則同川臥則僢不火食地氣煖不為病音義被皮義反下同雕本又作彫同彫刻鏤也題大兮反趾音止刻音克肌音飢涅乃結反相鄉許亮反僢昌戀反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注不粒食地氣寒少五穀音義衣於既反下同粒音立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注其事雖異各自足五方之民言

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注皆俗間之名依其事類耳鞮之言知也今冀部有言狄鞮者音義嗜欲市志反寄京義反鞮子兮反譯音亦間如字又間廁之間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中國及四夷居處言語衣服飲食不同之事各隨文解之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溼者材謂氣性材藝言五方之人其能各殊五者居處各須順其性氣材藝使堪其地氣故盧植云能寒者使居寒能暑者使居暑即其義也不易其俗者俗謂民之風俗宜謂土地器物所宜教謂禮義教化政謂政令施為言修此教化之時當隨其風俗故云不易其俗齊其政者謂齊其政令之事當逐物之所宜故云不易其宜教主教化故注云教謂禮義政主政令故注云政謂刑禁也自中國以下至北方曰

譯總論四夷中國之異中國戎夷五方之民者舉戎夷則蠻狄可知五方之民者謂中國與四夷也文身者謂以丹青文飾其身有不火食者以其地氣多煖雖不火食不為害也言有不火食者亦有火食者雕題交趾者雕謂刻也題謂額也謂以丹青雕刻其額非惟雕額亦文身也故仲雍居吳越左傳云斷髮文身趾足也言蠻臥時頭嚮外而足在内而相交故云交趾不云被髮者髮斷故也衣皮有不粒食者矣者以無絲麻惟食禽獸故衣皮地氣寒少五穀故有不粒食者衣羽毛於穴居者東北方多鳥故衣羽正北多羊故衣毛𣻉寒至盛林木又少故穴居其有不粒食者與西戎同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者言中國與四夷雖異各有所安之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者言中國與四夷皆有所和之味所宜之服所利之用所備之器其事雖異各自充足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者以水土各異故言語不通好惡殊别故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者謂帝王立此

傳語之人曉達五方之志通傳五方之欲使相領觧其通傳東方之語官謂之曰寄言傳寄外内言語通傳南方語官謂之曰象者言放象外内之言其通傳西方語官謂之狄鞮者鞮知也謂通傳夷狄之語與中國相知其通傳北方語官謂之曰譯者譯陳也謂陳說外内之言東方謂之夷者風俗通云東方人好生萬物觝觸地而出夷者觝也其類有九依東夷傳九種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驪四曰滿飾五曰鳧臾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南方曰蠻者風俗通云君臣同川而浴極為簡慢蠻者慢也其類有八李巡注爾雅云一曰天竺二曰咳首三曰僬僥四曰跂踵五曰穿胷六曰儋耳七曰狗軹八曰旁春西方曰戎者風俗通云斬伐殺生不得其中戎者兇也其類有六李巡注爾雅云一曰僥夷二曰戎夷三曰老白四曰耆羌五曰鼻息六曰天剛北方曰狄者風俗通云父子嫂叔同穴無别狄者辟也其行邪辟其類有五李巡注爾雅云一曰月

支二曰穢貊三曰匈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注正義曰性謂稟性自然故孝經說云性者生之質若木性則仁金性則義火性則禮水性則信土性則知中庸云天命之謂性是賦命自然情者既有識知心有好惡當逐物而遷故有喜怒哀樂好惡此經云剛柔輕重遲速天生自然是性也而連言情者情是性之小別因性連言情者耳若指而言之則上文異俗是情也故注云謂其所好惡令經有剛柔輕重遲速六事而注惟云緩急者細別則有六大總惟二剛輕速總是急也柔重遲總是緩也此大略而言人性不同亦有柔而躁者剛而遲者故尚書云皐陶行有九德是也謂作務之用者謂民之作務所用五方不同故考工記若粤之用鎛胡之用弓車故云器械異制器謂總用之器械謂兵器故公羊傳何休云攻守之器曰械彫文者案漢書地理志文越俗斷髮文身以辟蛟龍之害故刻其肌以丹青湼之以東方南方皆近於海故俱文身云浴則同川臥則僢者言首

在外而足相鄉内故典瑞注云僢而同邸正本直云卧則僢無同字俗本有同字誤也皆俗間之名者言寄象狄鞮譯皆是四夷與中國皆俗間之名也云依其事類耳者中國通傳之人各依其當方事之比類而言說之即寄者寄付東方之言象者象似南方之言是依其事類者也云今冀部有言狄鞮者今日之言必有從於古欲證古有狄鞮之言鞮與知聲相近故鞮為知也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注得猶足也音義度大洛反參七南反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注立小學大學音義咸行緘反樂音岳又音洛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居民與地相得及食節事時勸功

尊君立學之事食節謂食得其節事時謂事得其時樂事謂民樂悦事務勸功謂勉勵立功尊君謂臣民尊君親上謂在下親愛長上民富而可教謂民事既得如此然後可得興學也

禮記注疏卷十二

禮記注疏卷十二考證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注帝謂五德之帝○臣召南按上帝即天也鄭以五德之帝觧之又自生荆棘類乎上帝告天也宜乎社告地也造乎禰告宗廟也豈不簡易明了乎

注疏鄭注云禱祈禮輕類者於其正禮而為之○小宗伯注類者依其正禮而為之依字訛於遂不可解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疏晉文侯雖受弓矢不受鈇鉞○

臣召南按晉文侯當作晉文公下文引崔氏言不得專殺故執衛侯歸之於京師文公事也

又疏魯無弓矢之賜云云○臣召南按疏文甚迂魯公初封即受大弓費誓謂為方伯矣

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注疏按詩注曰王廱水之外圓如璧注又云頖之言半以南通水北無也○臣召南按鄭此注與詩箋異魯頌箋云辟廱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

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天子諸侯宮異制因形

然孔疏引箋稍加裁截文義未明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注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

○臣名南按孔疏引鄭釋廢疾云歲三田謂以三事

為田即一曰乾豆之等此說甚確何以注戴記復據

公羊家緯書之陋也孔疏言禹以仁讓得天下又觸

其夏名故夏不田尤為穿鑿無理若然則虞時不當

設虞官矣

士庶人三日而殯注疏按膏肓休以為○臣召南按當作何休膏肓以為倒休字於膏肓下刊本轉寫之誤也

又疏許慎謹案易下邳傳甘容說○當作下邳傳甘容說

天子七廟注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云云○臣召南按鄭解經最僻莫如七廟之說專據元成而尤足駭者謂殷人六廟夏五廟無太祖也虞夏

固無可考若殷人七廟則尚書有明文而所謂三宗者與太祖並百世不祧不在七廟之數者也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孔疏曰漢氏以来論七廟者多矣其文見于紀傳者禮器家語荀卿書穀梁傳皆曰天子立七廟以為常法不辨其廟之名王制云三昭三穆與太祖祭法云考王考皇考顯考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漢韋元成議周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

七鄭元據此為說惟周有七廟二祧為文武王制注殷則六廟云云由不見古文故為此謬說商書已云七世之廟非獨周人始有也劉歆馬融王肅雖不見古文皆以七廟為天子常禮按書疏此段甚精惜不移入此注下以正鄭之失也

諸侯五廟注疏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有文王之廟云云○臣名南按魯有文王之廟僭也立武公之廟以耦魯公又後人之妄不得以為典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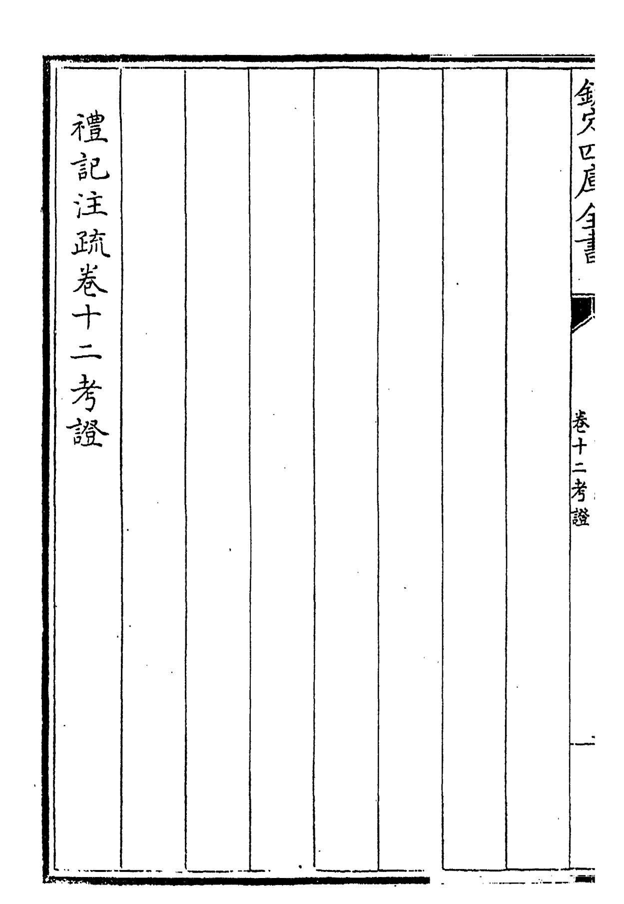
大夫祭五祀注五祀謂司命也中霤也門也行也厲也云云○臣台南按周禮儀禮及禮記他書皆言五祀獨祭法言七祀康成遂以七祀為周制五祀為商制實臆說也周禮所云豈商制乎又五祀所祀之神鮮說不一左傳國語以五行之官為說月令則以為門戶行竈中霤先鄭解周禮則以為五色之帝大約月令近是白虎通高堂隆及劉昭之徒則去行而祀井亦微不同若康成此注則猶執祭法之七祀為加減

也

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注○顧炎武曰有勝國有因國周禮媒氏凡男女之訟聽之於勝國之社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是也此言因國左傳子產對叔向曰遷閼伯於商邱主辰商人是因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齊晏子對景公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是也

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注疏如鄭此言則夏殷三時俱殷祭皇氏之說也○臣召南按文義當作皇氏之說非也刋本相沿誤脱非字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注疏又司馬云井十為通○司馬下脱法字



禮記注疏卷十二考證